

温州市图书馆

禮記卷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緇衣第三十三 別錄屬通論

陸氏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愚謂此篇言君上化民人臣事君及立身行己之道其曰緇衣者取次章之語以名篇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釋文易以鼓反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呂氏大臨曰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釋文好呼報反惡惡上烏路反

下如字

緇衣鄭國風篇周人美鄭武公之賢欲改爲其衣又欲
 適其館而授之粢其殷勤無已如此好賢之誠也巷伯
 小雅篇名詩人惡讒人欲投之豺虎有北有吳惡惡之
 誠也人君之好賢惡惡其誠苟能如此則民莫不趨其
 所好而避其所惡不待勸以賞而民自願慤不待加以
 刑而民皆畏服矣儀刑皆法也孚信也文王明德慎罰
 故其德爲民所信人君能法文王之德則亦爲民所信
 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
 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
 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泄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
 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

世也

釋文遯亦作遁
 倍音佩孫音遜

格至也謂至於善也遯逃也謂苟逃刑罰而已子如中
 庸子庶民之子言親民如子也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恭
 以泄之皆教德齊禮之事親遜不倍則民之格也匪用
 命書作弗用靈靈善也引甫刑之言以極言尙刑之失
 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
 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令之被民也。淺行之感民也。深故上之所好民亦好之。
 非令所能禁也。上之所惡民亦惡之。非令所能勸也。呂
 氏大臨曰。一國之風俗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端。其發
 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
 敗。此不可不慎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遜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

神言集解卷五十一
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無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於仁爾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棣德行四國順之釋文長竹丈反說音悅棣音角行下孟反○今按棣如字音谷

仁者民之所固有上好之則下爲之矣章明也章志者明己之志使民皆知我之好仁而惡不仁也貞教者以正道導民使民皆知所以爲仁而去不仁也志之在已與教之及民者皆在於尊尚仁道以愛其民則民莫不盡力於行仁以趨上之所好也棣爾雅云直也今毛詩作覺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綽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詈于儀釋文綸音倫又古頑反綽音弗危行而行並下孟反詈起虔反○按詈詩作愆同

綸綬也綽引柩索也綸大於絲綽大於綸游言浮游無實之言也王者之言宣之爲政教成之爲風俗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亦相率爲游言而虛浮之風作矣可言不可行謂過高之言不可見之於行事者可行不可言謂過高之行不可言之以率人者危高峻也君子之言行不越乎中庸而民效之故言不敢高於行言必顧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行必顧言也呂氏大臨曰引詩言爲人上者當善慎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釋文道音導於緝音烏

道者率其為善禁者防其為惡於言言道於行言禁互相備也敝敗也人之言行有其初本善而其流不能無失者故君子之於言於其始而遂慮其所終君子之於行於其成而先稽其所敗故其見於言行者皆可法於當時傳於後世其民則而倣之而於言無不謹於行無不慎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釋文長竹丈反貳本或作貨同音二黃徐本作橫音同行下孟反貳差忒也衣服之不忒言貌之有常皆德之所發也故

以此化民而民之德亦歸於一也周忠信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吉依注為告音詰忒他得反本亦作貳音二

志猶識也可述而志謂其言可稱述而記識也上以誠待下而見於貌者平易而可親下以誠事上而見於言者終始之不渝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而無所疑惑矣尹吉當作尹告此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大甲之言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瘴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釋文章義尚書作善瘴丁但反共音恭本亦作恭好呼報反

鄭氏曰章明也瘴病也呂氏大臨曰明之斯好之矣瘴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義理此民情所以不貳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瘵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行如

字直丁但反本亦作瘵共音恭皇本作躬叩其恭反

疑謂好惡不明也難知謂陳言於君而其旨意不顯白也為上者章其所好慎其所惡使民皆知我之好善而惡惡則從違定而不至於惑矣儀度也儀行儀度君之所行也不重辭不多為辭說也援引也為臣者度君之所能行而引之則不至援其所不及不多為辭說以瀆之則不至煩其所不知如此則君坦然知我言之可行而不至於勞矣蓋為人臣者雖當責難於君然時勢有難易緩急而君之材質又有昏明強弱若不量度乎此

而遽為高遠難行之說強其君以必從亦豈事之所可行者乎引板之詩以證君使民惑引巧言之詩以證下使上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播書作布又無不字

鄭氏曰播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愚謂刑罰必加於有罪則民知所恥民知所恥則政行爵祿必加於有德則民知所勸民知所勸則教成所刑者不必有罪則刑褻而民不恥所爵者不必有德則爵輕而民不勸矣播刑之不迪者言民之不迪者乃施之以刑也今書無不字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

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釋文治音值比毗志反
○葉當作祭側界反

大臣不親者謂君疏其大臣而大臣亦自疏於其君也大臣者所以出政令以治民大臣疏則政令不行而百姓不寧矣忠謂待以實心也忠不足則疑敬不足則慢君之於大臣既富貴之則宜敬信之忠敬不足而徒厚以富貴則君臣之間以利相與以貌相承此大臣之所以不親也大臣疏於上而不得治其職則壅蔽之患生故邇臣皆得比周以欺其君也大臣尊重民所視以爲表率故待之不可以不敬慎謂慎擇其人也邇臣朝夕左右所以成君德以導民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也葉當

作祭字之誤也將死而言曰顧命祭公之顧命者祭公謀父將死告穆王之言也今見逸周書祭公解篇小謀小臣之所謀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謂嬖寵之妾莊后謂齊莊之后也嬖御士嬖寵之近臣也莊士大夫卿士謂齊莊之士爲大夫卿士者也陸氏德明日穢而得幸曰嬖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釋文陳本亦作古穢字

所賢謂貴者所賤謂不肖者互言之也民謂臣下也蓋人君所貴者必賢所賤者必不肖賢者宜親不肖者宜疏此理之常也今乃反之則賢者不見親而所親者又未必賢此親之所以失也貴者之權賤者起而奪之此

教之所以煩也引正月之詩及君陳之書皆以為不親賢臣之證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文近附近之近費方貴反慢本又作漫大音泰度如字又大各反尚書無厥字兌音悅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孽魚列反尚書作天作孽猶可違也不可以追本又作蹈呼亂反尚書作弗可追無以字吉音告天依注作先相息亮反○鄭注費或為嗜或為悖見或為敗邑或為予

鄭氏曰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

閉於人不通於人道忠信為周呂氏大臨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大人謂王公凡人覆沒於禍患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之德至柔民狎之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古之君子辭達而已若於已則費於人則煩其甚至於害身喪德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愚且賤上之所易也惟愚故蔽於心而不可理喻惟賤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為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溺人也引大甲言為政者如虞人之射禽張機省括而後發則無溺於民之患兌命言庶政不可不慎大甲言禍患之來莫非自取尹告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

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釋文好呼報反昔吾有先正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雅音牙尚書作牙夏戶嫁反尚書無日字資尚書作咨○按小民亦惟曰怨尚書怨下有咨字

民之欲惡由於君而君之存亡係於民然則君之所好其公私得失之間乃存亡之所由分也可不謹與詩逸詩先正先世之賢臣也國成邦之八成也呂氏大臨曰心體之說姑以為譬然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憊猶民病則君憂也引詩言君不正民之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之況君之政教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釋文行下孟反下行有格同

陳氏祥道曰下之事上以身為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釋文是故一本作以○鄭注精或為清也今詩作兮

呂氏大臨曰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與名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

生舍生而取義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弗失也親之者學問不厭也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畧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愚謂鶴山魏氏引侵敗王畧封畛土畧證此畧字之義是也畧字從田從各乃土田之界別故此借以爲分別之義蓋多聞多志則所以考之於古者博矣質而守之質而親之則所以辨之於人者審矣於是又反之於已而體驗之思索之使所知者極其精然後分別其可否而行之如此必無無物之言踰格之行矣引書以明凡事必度之於衆所謂質而守之質而親之也引詩言儀度當歸於純一所謂畧而行之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釋文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匹鄉許亮反惡烏路反○今按正如字仇詩作述

正謂益者之友能正已之失者唯君子能好之若小人則反毒害之矣方亦鄉也君子所交之朋友有一定之鄉必其善者也其所惡亦有一定之方必其不善者也是以能見信於遠邇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貧賤者未必不賢也而輕於絕之則必有以賢而見絕者而好賢之心不堅矣富貴者未必不惡也而重於絕之則必有以惡而見容者而惡惡之心不著矣如此則其交也徒以勢利而不以道義也引詩言人之交友當

相攝以威儀不可以貧賤富貴為向背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鄭注歸或為懷

君子愛人以德苟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於德義之公則君子不以其身留之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而不能行其道則孔子去之矣齊王饋孟子以兼金而不能處以禮則孟子辭之矣周行大道也引詩言人之相好當相示以大道而不可以私惠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釋文軾音式敝鄭禱

世反敗也庚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射音數○今按敝字當從庚氏讀

敝當作蔽車成則必駕之而見其軾之高衣成則必衣之而見其蔽於體人有言行不可得而掩亦猶是也引

葛覃者證有衣必見其蔽之義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釋文行從下孟反下則行同寡音顧出註周田觀文依註讀為割申勸寧

○今按寡如字允也詩作允矣割字句絕

君子之言必從而行之故言不可飾飾則言不顧行矣君子之行必從而言之故行不可飾飾則行不顧言矣信謂能踐其言也君子不尚多言而惟致力於行其所言者無不踐而無虛偽之言故民不得張大其美而減小其惡也蓋本無美而以言飾之使著是為張其美本有惡而以言飾之使減是為小其惡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者由化於君子皆尙行而不尙言故自有所不得然爾非禁於勢也呂氏大臨曰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況於人乎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釋文與音餘兌音說貞音貞周易作貞○鄭注純或爲煩○按書無作罔又無民立而正事一句純而作黷于事煩作禮煩

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猶道也言藝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惡德無恒之德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愚謂民立而正事者言以爵加人而立之爲卿大夫必其有恒而行正道者若無恒之人專求之於鬼神是爲譎黷不敬其事煩則亂於典禮而事神難以得福也引易九三爻辭以明無恒之取羞引六五爻辭又以明所謂恒者當因義而制其變通而不可如婦人之專一也

禮記卷五十二終

泰順後學生員吳伊惠校

禮記卷五十三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奔喪第三十四

別錄屬喪服

鄭氏曰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赴之禮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孔氏曰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秘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篇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

異按漢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又云漢興高堂生此引漢志云古禮五十七篇多今儀禮四十篇又引六藝論亦云古文禮五十七篇視今漢志所言多一篇未詳其說以此言之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下文鄭

注又引逸奔喪禮者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爲逸禮錄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此此爲逸其實祇一篇也愚謂此篇與投壺皆儀禮之正經也儀禮古經五十六篇藏在秘府世莫之見後遂散逸此篇與投壺爲小戴錄入禮記故幸而得存然此篇雖爲小戴所錄而其中已有刪之者鄭注所引逸奔喪禮卽戴氏之所刪者而鄭氏尙得見之也

奔喪之禮

奔喪者在外聞其親屬之喪而歸也曰奔者著其急也以喪之輕重則有父有母有齊衰以下以奔之遲速則有聞喪卽奔有聞喪不得奔有旣殯而至有旣葬而至有除喪而後歸其禮各不同首云奔喪之禮所以總目一篇之事也孔氏曰此奔喪禮兼記天子諸侯然以士

爲主

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鄭氏曰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其禮亦然愚謂下文言唯父母之喪則此言親喪謂大功以上之親此哭卽於其聞喪之所而哭也

右始聞喪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

鄭氏曰雖有哀戚猶辟害也晝夜之分別於昏明哭則遂行者不爲位愚謂日行百里行兼程也吉行日五十里

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

鄭氏曰侵晨冒昏彌益促也言唯著異也愚謂身父母

之身也為父母之喪而奔雖患不敢避也非是則不以
父母之身疇患舍就館舍也

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

鄭氏曰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

右行

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釋文竟音境下同

鄭氏曰感此念親

哭辟市朝釋文辟音避朝直遙反

鄭氏曰為驚眾也愚謂凡治民之處皆曰朝

望其國竟哭

鄭氏曰斬衰者也自是哭且遂行愚謂過國至竟哭望其國竟哭皆謂奔父母之喪者也

右過國至望其國竟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絞帶

鄭氏曰括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即位者已殯者位在下襲服衣也不於又哭乃經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

小斂而至與在家同孔氏曰升自西階者曲禮云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異於生也曾子問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改服布深衣縞總女人之縞總似男子之素冠故知布深衣素冠又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故知在路皆冠也愚謂此謂未成服而奔喪者也入門左變於吉也升自西階居喪之禮不由阼階也始至即括髮袒者至在殯後者之禮也經不著殯前至者之禮蓋始至笄纚深衣明日乃袒

括髮與在家者之禮同但未小斂至者成服與在家者同日既小斂未殯至者則終其散麻之日數其成服與在家者異日也降自西階堂東卽位卽阼階東西面之位也經首經要帶也絞帶絞苴麻爲之吉時有大帶有革帶凶時有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以象革帶也要經自大功以上初喪皆散垂至成服乃絞之其象革帶之帶初服時卽絞之故謂之絞帶蓋吉服之革帶輕於大帶凶服之絞帶亦輕於要經也○鄭氏云不散帶者不見尸柩此誤以絞帶爲絞要經也士喪記小斂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主人小斂卽絞帶而衆主人又用布此皆象革帶之帶也奔喪者至三日乃成服未成服之先要經亦散垂其絞者特象革帶之帶耳正與士喪記同非以不見尸柩不散帶也雜記凡異居

始聞兄弟之喪章孔疏之支謬皆鄭氏此語啟之也又鄭氏謂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蓋士小斂之前則死日也奔喪者若以小斂前至則始至笄纒深衣至小斂而括髮小斂後拜賓而襲經皆與在家者同日疏乃謂帶經自用其奔喪日數此因雜記言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故生此說不知雜記所言自謂至在小斂後者也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愚謂反位反阼階東之位也反位拜賓謂於反位之時而拜賓拜賓而後反位也士喪禮小斂後主人拜賓而後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此於襲經後乃拜賓者變於在家者之禮也若有大夫則袒而拜之不待襲也送賓送之於殯宮門外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釋文相息亮反
衆主人大功以上之親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主人出
送後至之賓殯宮事畢則衆主人兄弟皆出也闔門闔
殯宮門也次倚廬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

鄭氏曰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
括髮袒如始至必又哭三哭者象小斂大斂時也雜記
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爲
數孔氏曰小記云三日五哭三袒故知夕哭不袒愚謂
初至三日皆升堂鄉殯而哭者象在家者襲及大小斂
三時之哭也其夕哭但卽阼階下位不升堂也
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鄭氏曰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杖於序東
愚謂鄭知成服於序東者以小斂襲經于序東決之也
然則凡成服者皆於此矣若婦人則成服於西房與凡
奔大功以上之喪小斂前至者成服與在家者同日小
斂後至者成服與在家者異日雜記曰未服麻而奔喪
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遂成之親者終其麻
帶經之日數是也

右至家成服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釋文爲于僞反

非主人謂衆子也此著其異者其餘禮與主人同

右奔喪者非主人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

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釋文齊音容免音問

鄭氏曰不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經

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者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於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爲父母也愚謂殯在西階中庭西階下南北之中也北面鄉殯也入門左與奔父母之喪同中庭北面與奔父母之喪異衆主人在家免於房經於序東此既不升堂故其免與經皆於序東免麻一時爲之又旣麻乃袒皆異於爲父母也旣成踊乃襲

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

鄭氏曰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

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鄭氏曰待奔喪者無變嫌賓客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爲敬此骨肉哀則自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三哭猶不以序入也愚謂朝夕哭之位丈夫在阼階下婦人在阼階上在家者皆先卽朝夕哭位奔喪者乃入至中庭北面哭也孔疏謂奔喪者急哀但獨入哭不俟主人爲次序非也喪禮於弔賓皆卽朝夕哭位以待之未嘗爲之變也此乃特言之者嫌骨肉之親始至待之或異也

右齊衰以下奔喪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奔母喪之禮皆與奔父喪同其異者卽位後改括髮而免耳襲免經於序東謂於東序之東襲衣而著免加經也又哭謂明日又明日之哭也又哭不括髮則免而已上旣云免於序東矣此又云不括髮者嫌明日又明日之哭升堂向殯時亦括髮至卽位後乃免故又明之言

又哭升堂時卽免與初至時異也鄭氏於此註及小記註皆以又哭爲堂下卽位之哭誤也孔氏曰此謂適子若庶子則亦主人爲之拜賓送賓

右奔母之喪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鬢卽位與主

人拾踊

釋文拾其劫反

鄭氏曰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去纚大紉曰鬢東鬢鬢於東序不鬢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愚謂婦人非父母兄弟之喪不奔東階東房北下之階也亦謂之側階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是也升自側階則出自東房也東鬢謂就堂上東序而鬢也凡踊皆拾婦人居間○鄭氏云主人與之拾踊賓客之非也經於主人奔喪但云成踊蓋主人踊則衆主人以下隨之皆踊可知於齊衰以下奔喪云與主人哭成踊於婦人奔喪云與主人拾踊蓋以齊衰以下及婦人之奔喪主人或不與之俱踊故特言之奔喪者主人無不與之俱踊豈由賓客之而然乎

右婦人奔喪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卽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釋文相息亮反

鄭氏曰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愚謂此亦聞喪卽奔而以道遠葬後乃至也主人在家之子也括髮不言袒文畧也下文除喪而後歸者其在墓尙袒則未除喪者可知括髮而後東卽主人位則括髮卽於北面時爲之也告事畢告以於墓無事可以歸

也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

冠者行道不可無飾也不升堂者柩已葬也北面哭盡哀鄉所殯之處而深哀其不復見也言主人拜賓兼容奔喪者非主人之禮也

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又哭不言袒文畧也成服日又哭爲四哭至明日又哭爲五哭五哭謂於殯宮卽位之哭也是時在家者已卒哭矣故五日而奔喪者殯宮之哭可以止此後朝夕哭皆於次而已告事畢者告以於殯宮無事也○鄭氏云

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久殺之也非也袒輕而括髮重袒有不括髮括髮未有不袒者果哀久而殺何以殺其輕者而重者反不殺乎又鄭氏曰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卽位不袒疑此不袒之文乃鄭氏自以意足成之非逸禮本文也下文齊衰者奔喪不及殯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則爲父括髮安有不袒者乎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

禮

鄭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愚謂爲母之異於父者前旣著之矣又言此者嫌不及殯者之禮或異也右奔父母喪不及殯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卽位

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

鄭氏曰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愚謂於成踊言襲則卽位時亦袒可知

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卽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

拜賓者亦主人

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孔氏曰小功以下不稅若奔在葬後三月之外則不得有三日成服愚謂稅與不稅以聞喪之日爲斷若奔喪至家雖在葬後而聞喪在先則至家之日其免經成服之禮皆不異也

右奔齊衰以下之喪不及殯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鄭氏曰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爲位位有鄮列之處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正乃經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孔氏曰若非君命有事則不得爲位當須速奔今乃爲位故知以君命有事者也不於又哭乃經謂不於明日之又哭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時士喪禮小斂乃經此亦當又哭乃經今於聞喪之日卽經帶者以喪至此赴者至踰其日節故於聞喪之日卽加經帶也愚謂凡聞喪不得奔喪乃爲位聞喪卽奔者哭不爲位也爲位敘列親疏

而已卽阼階下西面之位也。上言乃爲位指其將爲位之事。下言卽位正言爲位之禮也。襲經絞帶乃卽位又變於至家者之禮也。袒括髮成踊在堂上。襲經絞帶於序東不言者蒙前可知也。卽位拜賓反位成踊者謂於卽位之時先拜賓而後反位成踊也。

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鄭氏曰不言就次者當從其事不可以喪服廢公職也。其在官亦告就次言五哭者以迫公事五日哀殺亦可以止。愚謂五哭謂爲位之哭也。五哭之後哭於喪次而已。

右聞喪不得奔喪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

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

鄭氏曰東東卽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愚謂東括髮袒者括髮袒而東卽主人之位也。東括髮袒不言成踊文畧也。

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鄭氏曰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卽位于墓左婦人墓右。孔氏曰不踊者在家者服已除哀情已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孔氏曰齊衰以下除服之後奔喪唯著免麻不括髮墓所哭罷卽除

右除喪而后歸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

鄭氏曰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已私未奔者也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離聞喪之處孔氏曰必知無君事者若銜君命於事爲重唯父母之喪乃敢顯然爲位也愚謂此言齊衰以下爲位之禮也齊衰以下皆卽位者言齊衰以下不得奔喪皆得爲位也爲位之禮亦於堂上哭盡哀乃降而免經于序東然後卽阼階下西面之位凡受弔於外者雖非主人皆拜賓但不稽顙耳

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

按主人出送賓至哭止十五字於上不相屬注疏皆無解說蓋衍文

鄭氏曰卒猶止也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朝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亦爲急奔喪已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也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鄭氏曰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緩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也愚謂上言有故不得奔喪者此非有他故直以道遠服輕故成服乃往耳

右齊衰以下爲位○上爲正經此下乃其記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位而哭

鄭氏曰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右記奔齊衰以下喪哭遠近之節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或曰母之黨於廟

案此末句各本皆逸古本有今欽定義疏本補

鄭氏曰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

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父族與母黨於廟妻
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言壹哭而已
則不爲位矣沈氏曰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哭之
寢愚謂母之黨哭於寢謂母在也哭諸廟謂母沒也檀
弓師哭諸寢由已事之者也此言師於廟門外謂奉父
命事之者若父在則亦哭之於寢也

右記哭無服之喪之處

凡爲位不奠

鄭氏曰以其精神不在乎是

右記爲位不奠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

鄭氏曰此臣聞君喪而未奔心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
也愚謂觀此則士之有臣亦可見矣

右記哭天子以下之差

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

鄭氏曰謂哭其舊君不敢拜賓避爲主

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

鄭氏曰謂大夫士使於列國

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

鄭氏曰族親昏姻在異國者

右記爲位不敢拜賓

凡爲位者壹袒

鄭氏曰始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之喪自若三

袒也

右記爲位壹袒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

而踊

釋文為于偽反

鄭氏曰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面自外來便也主人墓左西鄉愚謂奔父母之喪不及殯之墓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變於親喪也所識者弔於墓北面又變於有服之親也

右記所識者弔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釋文長竹丈反

凡喪父在父為主者謂父子皆可主其喪則尊者為之主若舅主適婦之喪則其夫不為主祖主適孫之喪則其世叔父不為主是也父之所不主者則子自主之

大右記凡喪為主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尙左手

鄭氏曰小功總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尙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尙左手

右記遠兄弟之喪除喪而后聞喪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鄭氏曰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為位哭也婦人降而無服族姑姊妹嫁者也逸奔喪禮曰無服袒免為位者唯嫂與叔凡為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愚謂哭有服之親乃為位嫂叔無服而為位者以其本親也為兄弟之妻皆然獨言嫂叔者避文繁也麻者以麻為弔服之經也凡弔服用葛經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雖服弔服而以麻為經重之也蓋二者本應有服一以遠嫌絕之一以出嫁降之故哭之皆為位且重其弔服

之經以別於其餘無服者之親也○鄭氏云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孔氏云兄公於弟妻不服者卑遠之也弟妻於兄公不服者尊絕之也非也曲禮曰嫂叔不通問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雜記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凡舉嫂叔以該兄公與弟妻者多矣豈容於此獨生異義且夫之世叔父又尊於兄公矣然且爲之服而報焉何以不遠之絕之乎

右記無服爲位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鄭注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之成踊

鄭氏曰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

右記奔喪拜大夫士之異

禮記卷五十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問喪第三十五 別錄屬喪服

此篇設為問答以發明居喪之禮故曰問喪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

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

以飲食之 釋文雞斯依注為笄纒笄古兮反纒色買反徐所綺反扱初拾反乾音干漿本亦作糝糜本亦

作糜飲音蔭食音嗣

鄭氏曰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纒聲之誤也親始死去

冠二日乃去笄纒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額頭笄纒

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臟腎在下肝

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脾在其中矣五家為

鄰五鄰為里孔氏曰笄骨笄也纒謂韜髮之繒親始死

孝子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扱深衣上
衽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也交手哭謂交手拊心而爲
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陳氏祥
道曰檀弓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
無去冠又云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又云袒括髮變也袒
括髮去飾之甚也又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者出
戶出戶袒且投其冠則小斂乃投冠但投冠在尸未出
戶之前耳愚謂雞斯之義未詳鄭氏讀爲笄纚此雖別
無考據然古人於吉凶之變皆有其漸始死而去冠至
小斂而去笄纚自吉而變凶其漸固當如此且冠履相
配始死徒跣則首宜去冠此鄭氏之說所以雖他無明
據而可以遵信者也然檀弓言叔孫武叔去冠則知大
夫士小斂之有冠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于序
端則知人君大斂之有弁蓋大小斂喪之大事也故不
敢以不冠臨之笄纚者所以爲變冠且弁者所以爲敬
喪之有冠蓋自小斂始與又喪大記主人之出也徒跣
扱衽則非出時不必徒跣扱衽矣笄纚與徒跣扱衽爲
類非出時不徒跣扱衽則亦不必笄纚蓋自始死踰日
始小斂而時有寒暑體有強弱故小斂以前雖出時必
笄纚而室中亦或有深衣素冠之時此孔子所以言始
死羔裘元冠者易之也

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
安美也

口不甘味故水漿不入口身不安美故有笄纚徒跣扱
衽之變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

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
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壤
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
往迎精而反也釋文懣忘本反又音滿范音問殷殷並音
隱壤音怪字林作數辟婢尺反徐扶亦反
鄭氏曰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法故使之然也爵踊足
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
謂反哭及日中而虞也孔氏曰爵踊似爵之躍其足不
離於地也如壤牆言將欲崩倒也愚謂動尸謂斂及殯
時遷尸也舉柩謂啟殯及載時也婦人發胸以代袒也
擊心亦拊爵踊亦踊也但視男子爲輕耳辟踊哭泣哀
以送之引孝經語以證之也送謂送柩也送形而往謂
葬時送其體魄而往迎精而反謂反哭時迎其精氣而
反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
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鄭氏曰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
知神之來否孔氏曰望望然者瞻望之意汲汲然者促
急之情皇皇然者意彷徨也如慕如孺子啼慕父母如
疑不知神之來否如人之有疑也愚謂其往送如慕其
反也如疑見檀弓亦孔子語也

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
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
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
鬼享之徽幸復反也釋文上時掌
反復扶又反

鄭氏曰說反哭之義也孔氏曰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謂
虞祭於殯宮神之所在故稱宗廟愚謂檀弓曰反哭升

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故曰上堂弗之見入室又弗見反而歸不見尸柩故其心悵悵悽愴恍惚歎皆言其無可奈何之貌也其形體不可復見故爲虞祭以安之冀幸其精氣之復反也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蓋葬前殯宮有朝夕奠猶用事生之禮至反哭以虞易奠然後以鬼神之道享之也

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

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

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釋文枕之蔭反○鄭注入處室或爲入宮

鄭氏曰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反室自安也勤謂憂勞孔氏曰人情之實言非詐僞爲之是人情悲慕之實也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

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

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

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

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

釋文

爲之于僞反斷丁亂反○鄭注匍匐或作扶服

此以下皆設問以發其義也鄭氏曰三日而后斂問之

者怪其遲也孔氏曰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以

大夫言之則小斂也愚謂家室之計言計其家室之所

有以治喪也三日而后斂謂小斂也士雖以二日而斂

然死有早晚如日晚而死死日不及襲則明日乃襲又

明日乃斂固事之所必至矣記者欲明斂之遲故總據

三日發問也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

故爲之免以代之也釋文免音問

鄭氏曰問之者怪冠衣之相爲也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孔氏曰此冠不居肉袒者謂心既悲哀肉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服而冠也若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郊特牲君袒而割牲是也

然則禿者不免偃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

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

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釋文禿吐祿反

偃於縷反一音符距反跛補火反○鄭注或曰男女哭踊

免者小斂後既去笄纏而以布約其髮也禿者無髮故不免以其無髮可約也偃者曲背故不袒以其不便於袒也跛者足廢故不踊以其不能乎踊也稽顙觸地無

容謂爲喪主拜賓也喪禮以哀爲主故有疾之人雖於禮有所不能備亦盡其哀而已矣○鄭氏云將踊先祖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非也袒免踊雖一時爲之然喪禮襲而踊者固多矣三疾於禮各廢其一非皆不踊不袒不免也又鄭氏云擊胸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亦非也婦人不袒不踊故上文云發胸擊心爵踊初非爲有疾不能袒踊而以此代之也稽顙乃主人拜賓之禮自非主人雖不踊而可以稽顙乎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釋文爲于僞反鄭氏曰怪本所爲施也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總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總服

也孔氏曰成人肉袒之時應著免今非成人亦免故問之
 之不冠者之所服謂未冠童子之所服也當室謂無父
 兄當室主家事愚謂童子不免不總不杖蓋免所以代
 冠童子本未冠則不必有以代之也總者服之末杖者
 服之重童子未能停行孝弟恩不能以至總而其於父
 母之喪亦未可責其病而予之以杖也惟無父兄而主
 家事則與族人有相接之恩而情不可以不免故為應
 總者服總又於應著免之時則免也當室既應著免則
 於其父母之喪又當為喪主而杖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

母削杖削杖桐也

釋文苴七餘反

鄭氏曰杖者何也怪其義各異竹桐一也言所以杖者
 義一也顧所用異耳愚謂此怪為父母之杖不同而問

之也竹桐一也者言其皆所以輔病皆所以擔主其義
 一也苴杖用竹因其苴惡之色故施之於父喪之斬衰
 削杖用桐而削之則差哲而澤故施之於母喪之齊衰
 此桐竹之所以不同也

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
 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
 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
 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
 情而已矣

釋文羸力垂反辟音避處昌慮反○鄭注數或為時

鄭氏曰杖者以何為也怪所為施父在不杖謂為母喪
 也尊者在不在杖避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為其感
 動使之憂戚也孔氏曰此問孝子居喪何以須杖之義
 也為母親對父之時不敢杖以尊者在故不敢也堂上

父之所在避尊者之處故爲母堂上不杖也爲母堂上不爲喪趨示父以閒暇不促遽也若堂上而趨則感動父情使之憂戚也

服問第三十六

別錄屬喪服

上篇廣言居喪之禮此篇專言喪服之義故因上篇之名而謂之服問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釋文從如字爲于僞反下皆同

此下四條皆引大傳之文而釋之也公子諸侯之庶子也皇姑謂公子之母也皇君也曰皇姑者由公子之妻尊稱之明非適夫人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從公子而服者也然公子爲其母練冠緜緣既葬除之而其妻爲其姑服齊衰期是從輕而重也蓋凡尊厭之法惟子於父之所厭者不得伸其服其妻則遠矣此與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祖者同義也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妻爲父母服齊衰夫從妻服總麻是從重而輕也○鄭氏云妻齊衰而夫從總麻不降一等非服差非也凡妻從夫之服皆降一等子從母之服皆降二等夫從妻之服皆降三等其差正當然爾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鄭氏謂公子之外兄弟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非也公子爲外祖父母從母從服也從服不累從其妻安得又從而服之兄弟謂族親也喪服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公子之外兄弟謂公子旁親如世叔父母及昆弟之子之屬也曰外兄弟者以明非公子之親昆弟猶曰遠兄弟云爾非外親之謂也公子之外兄弟

厭於君公子爲之無服而其妻自服其從服亦猶爲其皇姑服之義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公子之妻爲其父母齊衰期公子屈於父不敢伸其私服故爲妻之父母無服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傳舊傳也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記者申釋舊傳之義也爲出母之父母不服故爲繼母之黨服鄭氏曰雖外親亦不貳統○此上五節皆明從服之義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釋文期音基

此謂三年既練又值期喪既葬之節也鄭氏曰帶其故

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

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當作練衰八升

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也孔

氏曰謂三年未練之前有期喪未葬爲前三年之喪爲

練祭至期喪已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期喪

未葬得爲三年練祭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

皆行後喪三年既穎得行前喪三年練祭則知後喪期

年未穎之前得爲前三年之喪而練也故葛帶謂三年

練葛帶也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

六期喪既葬其葛帶亦然但父帶爲重故帶其故葛帶

也三年既練男子首經既除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

文主於男子若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

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服其功衰謂七升父之衰也不

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喪則父爲長子
父卒爲母並是三年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
齊衰同以母服爲重亦服母之齊衰也愚謂三年既練
而遭期喪固改服期喪之服矣至期喪既葬則又以三
年之練服爲重故於既虞卒哭而反服練服之冠衰要
帶惟練無首絰則經期喪之絰也○鄭氏云爲父既練
衰七升母既練衰八升此言三年既練之衰也凡齊衰
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此言期喪既葬之衰也而母既
練誤爲既葬則似釋期喪既葬之文儀禮賈疏據之遂
謂父喪未除而母死止服期喪服齊衰三年章父卒則
爲母賈疏服問注云爲母
既葬衰八升亦據父卒爲母與父在爲母同五升衰裳
八升冠既葬以其冠爲之受衰八升是父卒爲母未得
伸三年又謂父在爲母服齊期正服五升夫爲母之所
以服齊衰期者爲父在屈也父沒則得伸矣何以必待
終父喪乎母喪本三年其齊衰期乃因父在而降也齊
期正服五升則降服宜四升既葬衰七升既練衰八升
矣詳鄭氏之意上言父母三年既練之服下言齊衰既
葬之服其旨甚明若云父在爲母既葬衰八升則下文
齊衰既葬衰八升之內足以該之矣又何必特出其文
於上哉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氏曰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

當作大功

既葬之葛帶

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絰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絰
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
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孔氏曰此
言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既葬也不云既葬者從
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絰也三

年練之葛帶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小於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經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之差故首服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既葬同也愚謂三年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改服大功之服雜記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是也至大功既葬則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一如三年既練遭期喪既葬之禮也

小功無變也

鄭氏曰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愚謂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則變服既練遭大功則變服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則變服若小功之喪值上喪虞練之後悉不得變之蓋大功以上謂之親小功以下謂之疏不以疏變親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孔氏曰大功以上爲帶麻之根本並留之合紉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帶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愚謂有本兼首經要帶而言喪自大功以上首經要帶其麻皆有本下殤小功首經去本而帶猶不絕本成人小功則首經要帶皆無本也三年之葛謂葬後變麻服葛也三年之喪齊衰變既葬大功變既練故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釋文斷丁管反免音問去起呂反

鄭氏曰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

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愚謂麻之斷本者小功以下之麻也練已除首經乃不經輕服之經者小功之首經三年之練帶皆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麤細相似不得爲五分去一之差總之經又小焉而小功總既輕故不經其經於免經之者以當事爲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小功之冠輕於三年練冠故也因其初葛帶因練服之帶也雜記曰父母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則三年既練於哭小功總麻之喪不惟經其經又當爲之變服矣其不變者惟葛帶耳既哭則反其練服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釋文稅吐外反

鄭氏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孔氏曰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釋文長竹杖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謂大功之親爲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爲殤未成人文不緝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爲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爲之中從下服總麻孔

氏曰長中殤謂本服大功之喪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愚謂此本服大功之殤也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謂本服期之下殤降在小功者若大功親之長中殤帶皆斷本矣而得變三年之葛者以此長中殤本大功之親其本服乃應服有本之麻者也成人大功得變三年練服此長中殤降在小功總故男子則爲之變葛帶婦人則爲之變葛經其冠衰則不易也終殤之月筭者小功終五月總麻終三月也稅變易也凡以下服之麻變上服之葛者皆於下服既卒哭而反上服之葛不待終喪而大功親之長中殤降在小功者乃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非特重此長中殤之麻而不變爲殤無卒哭變除之節故也下殤則否亦謂大功親之下殤也若齊衰之下殤則得變三年之葛以齊衰之下殤帶不絕本重於大功親之長中殤也○自三年之喪既練矣至此明遭喪變易之法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

釋文爲于僞反後皆同

外宗宗婦也

說詳雜記

外宗之夫爲君服斬外宗從服期諸

侯爲天子服斬其夫人亦從服期故曰如外宗之爲君也○鄭氏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爲兄弟服斬妻從服期非也君之外親其人不等有爲已之臣子者有爲諸侯者有爲諸侯之大夫者惟已之臣子爲君服斬其妻當從服期若諸侯則服其本服諸侯之大夫則用本服之月數而服之以齊衰其妻則皆無服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鄭氏曰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愚謂畿內之民

為天子齊衰三月畿外則無服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釋文大音太下同適丁歷反

鄭氏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孔氏曰三人既正雖君之尊亦主其喪也愚謂言夫人妻者嫌為天子之三夫人故正言妻以明之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鄭氏曰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

君服斬臣從服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

所服服也

釋文驂七南反乘音刺

君之母非夫人謂妾母也君為妾母之服私服也故羣臣不從而服近臣閹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近臣朝夕在君側僕右與君同車不可吉凶參差故皆從

君而服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居此庶子為君為其母之服也大夫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或大功或期父沒皆三年而為父後者但服緦人君之庶子父在為其母練冠練緣既葬除之父沒服大功而為父後者服練冠蓋與父在為其母之服同也練冠在五服之外則無可從而服制有定亦非可唯君所服者而記之言乃如此是知庶子為君者為其母雖有練冠之制而人君各以其意加隆無復定制故至春秋而遂有以小君之服服之者蓋禮之失非一日也○鄭氏云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於是曾子問孔疏及喪服賈疏遂有小君沒得伸之說皆非也婦人無以尊厭人之法公子為其母之服皆厭於君非厭於小君則不因小

君之存沒以爲伸不伸矣且喪者不祭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總嗣君奉先君之宗廟豈因小君沒而得伸其私服乎庶子爲君爲其母練冠以居記言唯君所服蓋周末禮失耳鄭氏謂爲伸君者蓋以庶子爲後者爲其母服總而唯君所服則當不限以服總故曰伸君此雖未有以正記文之失而順文爲解其意尙未誤也孔疏乃謂公子爲其母練冠練緣旣葬除之君得服總爲伸君則并鄭氏之意而失之練冠練緣乃公子父在爲其母之服也父沒則服大功矣其可以服總爲伸君乎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釋文錫思歷反

錫衰以居謂成服之後也主人未成服則君亦不錫衰出出至他所也君於卿大夫有腹心手足之誼爲之服

錫衰蓋旣葬而後除也當事謂當殯斂之事弁經皮弁而加經也當事弁經則非當事當錫衰素冠也大夫相爲有僚友之恩故其服亦然喪服記曰朋友麻君爲大夫及大夫相爲皆錫衰以居則其首亦加麻經與爲其妻往則服之謂往弔其喪則服錫衰也出則否謂旣弔而出則不服也君及大夫弔於士皆素冠疑衰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釋文免音勉朝直通反稅吐活反

鄭氏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免經也愚謂下曲禮曰蕙屨不入公門蕙屨杖齊衰之屨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旣葬公政入於家旣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則爲母之喪必無以齊衰蕙屨入

公門者矣此與曲禮所言蓋主謂齊衰期自父在為其
母以外者也朝於君無免經則冠不易矣然則齊衰之
入公門者衣與屨皆易之唯其在首者無變也下曲禮
又曰厭冠不入公門冠既不入則固當免經矣其為大
功以下者與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釋文罪本或作臯上

時掌反列徐音列本亦作例○今按列如字

列等也罪雖多刑止於五喪雖多服止於五重者上附
於重輕者下附於輕各從其等列也

禮記五十四卷終

邑後學唐德卿校

禮記卷五十五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間傳第三十七

別錄屬喪服

鄭氏曰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吳
氏澄曰間當讀為間廁之間此篇總論喪禮哀情之發
非釋經之正傳而廁於喪服之正傳者也愚謂名篇之
義未詳吳氏之說稍為近是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

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貌可也此

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釋文苴七余反見賢遍反齊音咨臬思里反○鄭注臬或為似○首去聲

鄭氏曰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動於喜樂之事吳
氏澄曰儀禮經斬衰苴經杖齊衰牡麻經傳曰苴麻有
蕢者牡麻臬也斬衰服苴謂衰裳經杖並苴色也苴色

孔氏曰齊衰二日不食皇氏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當是義服齊衰愚謂此云齊衰二日不食喪大記云三不食此云小功總麻再不食大記云一不食再不食此云大功既殯不食醯醬大記云大功食飲猶期之喪則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蓋齊衰以下之喪有降服正服義服之不同故其情不能無隆殺記者各言其大畧而已然參而觀之則同為一服之中而情隆者從其隆情殺者從其殺其差等亦可得而見矣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釋文期音基中如字徐竹仲反禫大感反乾音干

此又明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以後飲食變除之節也吳氏澄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所食與齊衰既殯同小祥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同大祥後與小功既殯同禫得食肉飲酒漸復常矣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經帶齊衰之喪居聖室芻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釋文說吐活反芻戶嫁反

鄭氏曰芻今之蒲芻也孔氏曰蒲芻為席翦頭為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敖氏繼公曰喪莫重於經帶非變除之時及有故雖寢猶不敢說明其頃刻不忘哀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翦不納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釋文柱知矩反

一音張炷反楣音眉

此又專明父母之喪既虞卒哭以後居處變除之節也吳氏澄曰既虞卒哭芻翦不納與齊衰初喪同特居廬

爲異耳小祥寢有席與大功初喪同禫而牀乃與小功
總麻初喪同也愚謂大記云練而食菜果食菜以醯醬
此大祥始食醯醬喪服傳虞而寢有席此小祥乃有席
蓋禮文曲折禮俗或有不同記者各記所聞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
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鄭氏曰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
極列衣服之差也孔氏曰喪服記齊衰四升大功八升
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經齊衰多於喪服二等
大功小功多於喪服一等喪服主於受服而言以大功
之殤無受服不列大功七升又喪服父母爲主欲其文
相值故畧而不言喪服既畧故記者於是經備列之也

愚謂喪服記斬衰二等此惟一等蓋喪服主於服之相
受斬衰雖有三升三升有半二等而其受服同以六升
也此記主言親屬之服而三升有半之斬衰乃臣爲君
之服故畧之也○賈氏公彥曰凶服所以表哀哀有淺
深故布有精粗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緦升數有異斬
有正義不同爲父三升爲正爲君三升半爲義其冠同
六升齊衰三年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繼母慈母雖是
義以配父故與因母同齊衰杖期父在爲母爲妻同正
服五升冠八升有正而已齊衰不杖期有正有義正則
五升冠八升義則六升冠九升齊衰三月皆義服六升
冠九升曾祖父母是正服但正服合服小功以尊其祖
不服小功而服齊衰非本服故同義服也殤大功有降
有義爲夫之昆弟之子之長殤爲義其餘皆降降服衰

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大功有降有正有
義姑姊妹出適之等是降婦人爲夫族是義其餘皆正
正服衰八升冠十升總衰唯有義服四升半冠七升諸
侯之大夫爲天子而已殤小功有降有義婦人爲夫之
族類是義其餘皆降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同十二升
小功亦有降有正有義正服衰冠同十一升也總麻亦
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去其半而已愚謂齊
衰杖期章之父在爲母不杖章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皆由三年而降者也周景王
有后與太子之喪而叔向謂其有三年之喪二則妻之
服雖非由三年而降亦本有三年之義者也則亦當爲
降服矣齊衰期正服衰五升冠八升則降服衰四升冠
七升賈氏謂齊衰期無降服非也吉布十五升而喪衰

則極於小功十二升而止十三升十四升之布不用爲
衰者以其升數與吉布相近不可爲吉凶之別故總麻
用十五升去其半而爲之蓋布雖疏而縷則精矣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
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釋文爲子
僞反重直

龍反

此下四節又申言父母之喪卒哭以後衣服變除之節
也但言爲母疏衰四升然則爲母雖有三年期之異而
其服同也鄭氏曰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
糾之帶輕既變因爲飾也婦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
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經似非也
孔氏曰三升四升五升之布縷既麤疏未爲成布六升
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葛帶三重者

既虞卒哭要帶以葛代麻又差小於前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爲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猶兩股糾之也○張子謂成布事布事縷但未加灰練此似不然雜記曰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焉錫也喪服傳曰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則所謂有事者卽加灰練之耳三年之練冠始練大功布爲之然則齊衰之冠既葬而練之大功小功始喪而練之矣練冠特練其布則喪冠之縷皆無事也總衰有事其縷錫衰有事其布則小功以上之衰布縷皆無事也小功衰三等其冠衰之升數皆同而其冠則有事之則亦精於衰矣總衰有事其縷則其冠布縷皆有事與期而小祥練冠線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釋文線七戀反緣徐音掾悅絹反要一造反

練冠線緣說見檀弓鄭氏曰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爲帶猶五分經去一耳易服謂爲後喪所變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釋文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鄭氏曰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大祥除衰杖愚謂素縞縞冠素紕也說見玉藻大祥之祭縞冠朝服既祭其冠不變而服麻衣以居麻衣用十五升吉布爲之而以縹爲緣者也練中衣已用縹緣然喪服之中衣皆用其衰之布爲之而其袂繼揜尺是以謂之長衣麻衣用吉布爲之而其袂不復繼揜尺故不曰長衣而曰麻衣也大

祥既除喪則服之爲外服喪服傳曰公子爲其母練冠
麻麻衣縗緣爲其妻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皆既葬除
之此其冠卽小祥之冠其衣卽大祥之衣也蓋公子爲
其母及妻之服本有練有祥者也特以厭於君而不得
伸故雖既葬而除而其服則練祥皆備所以明其本有
此服而有爲而降也由彼推此則大祥麻衣之制灼然
可見矣鄭乃謂麻衣無采飾非也

中月而禫禫而織無所不佩

釋文織悉廉反○
鄭注織或爲縗

鄭氏曰黑經白緯曰織

疏云戴德
變除禮文

舊說織冠者采縷也

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又士虞記注曰中猶間
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
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孔氏曰無所不佩此謂禫祭既
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以前禫祭雖竟未

得無所不佩以其尙縗冠元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
從吉也愚謂自祥而禫自禫而卽吉其服有六祥祭縞
冠朝服一也既祭縞冠麻衣二也禫祭元端縗冠三也
禫訖縗冠深衣四也吉祭元冠元端五也祭後復常六
也說詳雜記

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
輕者包重者特

自此以下皆因上文易服之義而申之也鄭氏曰既虞
卒哭謂齊衰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衰
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要婦人首也重者宜主於
尊謂男子之首婦人之要特其葛不變之也此言包特
者明於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愚謂包謂以新包
舊也特獨也謂獨主於重喪也婦人不葛帶鄭云特其

葛據男子言之耳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釋文重直龍反

鄭氏曰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猶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孔氏曰云經期之葛經帶期之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之經大功之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鄭氏曰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二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

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孔氏曰此即前輕者包重者特之義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子則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

鄭氏曰此竟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孔氏曰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

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按服問小功總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總之麻得變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者也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鄭氏曰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孔氏曰前文麻葛兼服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此言易輕者男子則易於要婦人則易於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者此明遭後服初喪男子婦人雖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經但經文據其後喪初死得易前喪之輕註意則謂後喪服滿還反服前喪輕服故經註稍異也愚謂兼服之者謂兼輕重服之經帶而服之也服重者謂為重喪服其重者謂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也易輕者謂以輕服易其輕者謂男子要帶婦人首經也至輕喪既虞卒哭則反服重喪至重喪既除則又專服輕喪也鄭氏註自凡下服虞卒哭以下皆以補記文之所未及疏謂經註稍異非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別錄屬喪服

此篇設問以發明喪服年月之義又見於荀卿之書蓋其所作也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釋文稱尺証反別彼列反

鄭氏曰稱情而立文稱人情之輕重而制其禮也無易

猶不易也。孔氏曰：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因三年之喪，差降而各表其親黨也。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也。無易之道，引舊語成文也。愚謂此雖問三年之喪，其實總問三年以下五服之義也。人於親黨，其情之有厚有薄，乃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先王稱此以立禮文，故服制不可得而損益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釋文：創音瘡，初良反。愈徐音庾，枕之鳩反。

此下五節專明三年之喪之義。孔氏曰：鉅大也。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創既甚，故其差亦遲也。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病情。

而立三年之文以表之，愚謂三年之喪若斬，故創鉅痛甚。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釋文：思如字，一音息，吏反。斷丁

亂反復音伏

鄭氏曰：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吳氏澄曰：大祥後所服非喪之正服也。喪之正服止於二十五月。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踳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釋文：喪號音豪，踳本又作躳，直亦反。徐治革反，躳徐音馳。字或作踟躕，音厨，啁張留反，噍子流反，知音智。

除去其服矣此喪之所以斷以三年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

之也釋文期音基斷丁亂反更古衡反

此明期喪之義也何以至期間期喪何以至期而畢也

○何以至期也鄭氏以為此期謂為人後者及父在為

母孔氏以為禮期而練男子除經婦人除帶此問其一

期應除之義今按下文何以三年也問三年之義由九

月以下何也問大功以下之義則此何以至期乃泛為

期喪設問故下文又總之曰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

為殺期九月以為間固非問三年之練除亦非專問為

人後者及父在為母之服也按然則何以至期也荀子作然則何以分之是總問

五服之分限故下文歷言五服之日月以釋之其義尤明揚涼注分半也謂半於三年是欲以率合禮記何以

至期之意而反失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加隆焉爾一本作加隆為爾倍步罪反

此因至親以期斷而轉明三年之義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此明九月以下之喪之義也至親以期斷恩隆於期則

為三年不及乎期則為九月五月三月之喪也

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

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

矣釋文殺所界反

鄭氏曰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總皆

歲時之數也孔氏曰間隆殺之間也上取象於天下取

法於地者天地之氣三年一閏是三年取象於一閏天

地一期物終是一期取象於一周九月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月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此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也中取則於人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改變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取則於人取法天地與人三才並備故能調和羣衆聚居和諧專壹義理盡備矣愚謂此總結五服之義大功以上謂之親小功以下謂之疏期九月者雖不及三年之加隆而其情未至於殺也故曰期九月以爲間言在隆殺之間也三年之喪以象三年一閏期之喪象一年九月象三時五月象二時三月象一時此法象於天地也人情莫隆於父母由此而上殺下殺旁殺而服之輕重出焉此取則於人也親屬相爲服則親親之誼篤故人之所以羣衆居處和睦而不至於乖離純壹而不至於僞薄者其理盡於此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

此以下又專明三年之義也文以禮言隆以情言

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

鄭氏曰不知其所由來喻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孔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喪期無數尙書云百姓如喪考妣三載此云不知所從來者但不知定在何時唐虞以前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皆用白布至三代以下吉凶異也愚謂三年之喪人情之實也蓋自天地生人而親愛其父母之心固已與之俱生矣則親死而哀之者乃生人所自有之心而先王特因而飾其

禮焉爾其由來不已久乎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鄭氏曰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馬氏晞孟曰世衰道微狃於習俗宰我親受業於聖門猶以期可已爲問則此書亦有爲而作也

禮記卷五十五終

樂清後學葉德源校

禮記卷五十六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深衣第三十九

別錄屬制度

鄭氏曰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孔氏曰諸侯大夫士夕時之服也故玉藻曰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愚謂禮衣上衣下裳深衣連衣裳爲之以其用於燕私尙簡便也自深衣之外與深衣同制而其用不同者有三一曰中衣衣於禮服之內者玉藻所言錦衣元綃衣絞衣緇衣之屬是也中衣之所用與禮服同祭服皮弁用繒朝服元端用布故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而別以華美之物爲之領緣故郊特牲言黼黻丹朱中衣大夫士亦以采色

為之故裼謂之見美謂見此中衣之領緣也一曰長衣
喪服之中衣也中衣長衣之袂皆繼掩尺聘禮遭喪將
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
衣以筮蓋喪中因事而脫衰則不復加餘服而即以中
衣為上服故喪服之中衣不謂之中衣而謂之長衣以
其袂名其衣也檀弓練練衣黃裏練緣又曰祛裼之可
也蓋練中衣始用練緣故可裼以見美然則自練以前
未有飾也一曰麻衣大祥之所服也麻衣用十五升布
為之而亦緣以練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
是也練緣者布也麻衣即深衣大祥既除衰故服麻衣
以居深衣之緣或以績或以青或以素皆繒也而麻衣
仍小祥之練緣則猶未離乎凶也此篇專明深衣之制
由深衣之制以推之則中衣長衣麻衣之制亦可見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釋文應於證反

鄭氏曰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愚謂此為一篇之綱其
說在下

短毋見膚長毋被土釋文見賢遍反被彼義反

鄭氏曰毋見膚衣取蔽形毋被土為汙辱也愚謂此總
言衣裳長短之制也人身雖有長短而深衣皆以及踝
為度也

續衽鉤邊要縫半下釋文鉤古侯反要一遙反縫扶用反鄭注續或為裕要或為優

此言裳之制也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
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三分要中減一以
益下下宜寬也愚謂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而斜裁為十
二幅前六幅後六幅於前幅左右之兩旁用布續之以
掩其前後際謂之衽衽之在左者續於前幅而縫著於

後幅其在右者但續於前幅而不縫著至衣之則掩於後幅也鉤曲也邊卽衽之交掩處也深衣之裳幅上狹而下廣其衽之掩於後幅者則上廣而下狹二者相交上下皆廣而中央獨狹則其形鉤曲矣勉齋黃氏與朱子論深衣之制云曲裾以一幅布交解之爲兩條上濶下狹綴之兩旁如燕尾然是也禮衣之衽垂於裳之兩旁而不屬於裳其裳用正幅而襞積之與衽相值之處亦無鉤邊之象故續衽鉤邊惟深衣之制爲然要縫謂要中所縫紵之度也下謂齊也深衣之裳用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布廣二尺二寸除四寸爲縫餘布一尺八寸三分之狹頭得一分爲六寸合十二幅則爲七尺二寸也濶頭得二分爲一尺二寸合十二幅則爲一丈四尺四寸也以七尺二寸爲要以一丈四尺四寸爲齊是

要縫之度半於齊縫之度也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袼之長短反詘之及肘釋文袼本亦作膈音各肘

竹九反又張柳反袼彌世反詘邱勿反○鄭注肘或爲腕

此言衣之制也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言袼之寬隘之度也袼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又言其長短之度也鄭氏曰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袼當掖之縫也袼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袼肘以前尺二寸孔氏曰袼謂當臂之處宜稍寬大可以運動其肘袼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可運肘也袼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者袼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半之袼得反詘及肘者以袼屬於衣幅濶二尺二寸自脊至肩但尺一寸從肩覆臂又尺

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臂將盡今又屬袂於衣又一尺一寸半故反屈其袂得及於肘也劉氏曰古者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祛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經言短無見膚長無被土及裕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以人身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應矣愚謂反屈及肘劉氏與鄭孔之說不同以人情言之劉氏為近是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釋文厭於甲反髀卑婢反脅許劫反當丁即反

此言束帶之法也大夫以上有雜帶深衣之帶也士無雜帶則深衣亦用大帶矣髀與脅皆有骨脅之下髀之上無骨之處也鄭氏曰帶當骨緩急難為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

釋文應應對之應圓音圓袷音切踝胡瓦反齊音咨亦作齋○鄭注政或為正

此總言深衣制度以釋首節之義也鄭氏曰制十有二幅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也袂圓謂胡下也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繩謂袷與後幅相當

之縫也。踝跟也。齊緝也。行舉手謂揖讓引易者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昂則心有異志者與五法已施。聖人服之言非法不服也。孔氏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衣之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云負繩負繩背之縫也。抱方領之方也。直其政，解負繩方其義，解抱方也。愚謂五法謂規矩繩權衡也。言聖人服之則天子或亦服之與。

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釋文相息亮反，費芳貴反。

此又言深衣之所用也。治軍旅謂若卿大夫以下作民師，田行役之事也。擯相謂大夫士相見而爲之接賓相禮也。擯相文事軍旅武事，言深衣不獨施於燕私也。鄭

氏曰：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呂氏大臨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途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推其義類則非朝祭皆可服之，故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爲擯相，可以治軍旅也。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釋文大音太，純之允反，績戶對反，緣悅，緝反，廣古曠反。

孔疏緣讀爲緝音錫又以或反

此言純緣之法也。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爲孝，純謂緣

之也績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緣袂謂其口也緣
緡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袷
廣二寸孔氏曰具父母大父母所尊俱在純以績若其
不具一在一亡不必純以績也有父母而無祖父母以
爲吉不具故飾少而純以青降於績也若無父母唯祖
父母在亦當純以青純緣也純袂謂純其袂口也緣讀
爲緡旣夕禮云明衣線緡緡鄭注云在幅曰緡在下曰
緡此云緡則深衣之下緣也純邊謂深衣之旁側也深
衣外衿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
側亦有緣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緡并純
旁邊其廣各寸半陳氏祥道曰純以績備五采以爲樂
也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
愚謂績青素皆繪也朝祭之服其飾有一定深衣用於

燕居故其飾有是三者之異上云具父母衣純以青下
言孤子衣純以素則是無父者皆孤也鄭云三十以下
無父爲孤非也家無二尊父沒母存則純當以素母沒
父存純猶以青也大父母亦然孔概云一在一亡不得
純以績亦非也

投壺第四十

別錄屬
吉禮

大夫士與賓客燕飲而投壺以樂賓其禮如此亦儀禮
經之正篇也孔氏曰投壺與射爲類此於五禮宜屬嘉
禮或云宜屬賓禮

投壺之禮

此亦總目一篇之事也呂氏大臨曰投壺射之細也燕
飲有射以樂賓以習容而講藝也或庭之脩廣不足以
張侯置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則用是禮也雖

禮記集解卷之五十一
一
弧矢之事不能行而比禮比樂志正體直所以觀德者
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應氏鏞曰壺飲器也其始必
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
以寓射節焉制禮者因爲之節文此投壺之所由興也
孔氏曰投壺是大夫士之禮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
辭與鄉飲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
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諸侯相燕亦有
投壺故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愚
謂投壺射之類也然射禮重而投壺禮輕射禮繁而投
壺禮簡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諸
侯燕射之禮如鄉射大夫士之燕射其禮宜簡於諸侯
其投壺之禮又簡於燕射也

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釋文奉
芳勇反

鄭氏曰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
射所謂燕射也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
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孔氏曰知脫
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者按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
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投壺亦脫屣升坐之後
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禮
重異於燕射也中謂受算之器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
鹿中其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
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按鄉射禮將射司射升自西
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亦在西階上北
面使人執壺者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
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

者以賤略之也。愚謂鄉射主於射，故射行於未旅酬之前。燕禮主於飲酒，故燕射與投壺行於既旅酬脫屣升坐之後。矢用木爲之，而不去皮，無羽鏃之屬，與射者之矢不同。但投壺本所以代射，故亦因名爲矢焉。鄉射禮盛矢以楅設於中庭，南北當洗，投壺之禮蓋亦於中庭設楅以盛矢。主人將請賓，則贊者取矢於楅以授主人。主人受之以奉於賓也。主人席於阼，賓席於牖，間主人奉矢時降席立於阼階上，西面。客亦降席立於西階上，東面。射禮有司射以主其禮，投壺射之類，故其主禮者亦曰司射。中盛算之器，蓋刻木爲兕鹿之形而鑿其背以受算也。奉中執壺者爲將設之也。設壺設中皆司射之事。執壺者贊爲之耳。投壺於堂則釋算當在堂上下。文云設中東面則設之在西也。是中設於西階上矣。司射之位，在中西東面。是時奉中升堂，預度所設中西之位而立焉。執壺者在其南，皆東面。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

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釋文哨七笑反徐又以收反樂音洛下同一讀下以樂音岳重

直用反

鄭氏曰：枉，哨不正貌。爲謙辭。王氏肅曰：枉，不直。哨，不正也。愚謂又重以樂言，又重以投壺之禮，以爲歡樂也。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鄭氏曰：不得命，不以命見。許愚謂鄉射禮請射，賓不辭。此賓乃再辭者。鄉射爲射而舉投壺，則燕飲之間所以樂賓者也。燕禮不言請射，賓辭臣於君，命不敢辭也。若

敵者行燕射則賓亦當有辭讓之辭如此禮與鄉射禮
司射請射賓許適阼階上告主人此主人親請賓投壺
禮簡故也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釋文般步干反還音
旋辟音避徐扶亦反

鄭氏曰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
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孔氏曰般還謂盤曲
折還曰辟者言辟而不敢受也賓既許主人投壺乃於
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矢主人般還曰辟者欲止賓之
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俱南面主人在東
授矢與賓主人既授矢還歸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賓
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般還曰辟亦止主
人拜也

右請投

已拜受矢進卽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鄭氏曰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卽兩楹間者言將
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卽席欲與偕進明爲耦也賓席
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孔氏曰投壺是射之類
故知席相去如射物物射者所立之處兩物相去容一
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愚謂已拜者主人
已拜送矢也受矢者贊者以主人所投之矢授主人而
主人受之也退卽兩楹間示將投壺於此而使人設筵
也鄉射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此設筵在兩楹
間則亦當楣矣反位反阼階上之位也主人既反位使
者設筵主人遂揖賓就筵也衆耦投壺皆就兩楹間之
筵主人與賓爲耦先投故先揖賓就筵也投壺或在堂

或在室或在庭此言進卽兩楹間謂在堂之禮也若室中蓋在中霤之稍北庭中蓋在兩階間之少南與以室中迫狹而庭中曠遠其設筵皆宜近北也

右賓主就筵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與釋文度徒

反洛

鄭氏曰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孔氏曰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矢有長短隨地廣狹而度壺皆使去席二矢半也室中矢五扶壺去席五尺堂上矢七扶壺去席七尺庭中矢九扶壺去席九尺既設中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起

其中裏亦實八算鄉射禮實八算於中投壺射之類故亦然愚謂進度壺者受壺於執壺者進至筵前度其遠近之節而設之也間以二矢半其所度之度也先設壺而後設中事之次也反位反其西階上之位也司射受壺之時其中蓋以授執壺者既設壺反位則受中於執壺者而設之也鄉射禮釋獲者設中投壺無釋獲者故司射設之東面者中象兕鹿使其面向東也司射之位在中西東面於此言反位設中則知司射奉中時已在此位矣算所以記獲之籌也執八算與者一耦共投八矢執八算於手擬釋賓與主人之獲也

右度壺設中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釋文此卍志反勝飲上尺

證反下於鳩反爲于偽反○釋文無
馬從二馬句孔疏云定本無此句

鄭氏曰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捨也正爵所
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
云技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
爲樂孔氏曰此經明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爲投壺之
法也順投爲入者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
名爲入爲之釋算若以矢末入則不名爲入不爲釋算
也比頻也賓主當更遞而投若不待後人投而已頻投
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慶馬
勝算亦爲正爵以其爲正禮也立馬取算以爲馬表於
勝數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即立一馬禮以三馬爲
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二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
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耦爲三也三馬既立

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馬或取彼馬足爲三馬是其勝
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按鄉射禮三耦先射
賓主乃射投壺禮不立三耦者投壺輕於射也方氏慤
曰上言入下言釋互明之也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
末之序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不如是則雖投不
爲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
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尙於苟
中也愚謂自順投爲入以下皆請賓之辭也矢以木爲
之以本爲下以末爲上故以本投者謂之順罰爵慶爵
固皆謂之正爵然此云正爵乃專指罰爵而言鄭兼下
文解之故云或以罰或以慶也馬所以表勝者也周禮
大司馬註引漢田律云爭禽不審者罰以假馬賈疏謂
馬爲獲禽之籌陳用之云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

皆刻馬象而植焉或投壺之馬亦如此與爲勝者立馬者司射爲勝者立馬以表之孔疏勝者自表堪爲將帥非也

右請賓

請主人亦如之

孔氏曰鄉射禮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此請賓請主人亦皆就賓主之前也

右請主人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釋文狸吏持反間問廁之間大音泰

○今按間字孔疏讀中間之間釋文讀爲問廁之間釋文爲長

鄭氏曰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今逸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志取節焉孔氏曰鄭知鼓瑟者約鄉射禮用瑟也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投壺者

當聽之以爲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按鄉射禮第一番偶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不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發初卽用樂者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愚謂命弦者亦司射也鄉射禮樂正命大師此無樂正故司射命弦者也弦者樂工鼓瑟以爲投壺之節者也大師工之長也鄉射禮工四人投壺禮輕蓋歌者弦者各一人也樂尊人聲則歌者當爲大師此不命大師而命弦者大師尊也鄉射禮直命大師鄉射禮重也命弦者而大師曰諾統於其長也鄉射禮曰大師則爲之洗則此或亦不必有大師矣無大師則當命歌者而歌者曰諾與奏狸首者歌狸首之詩而奏瑟以倚其聲也周禮樂師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

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此大夫士投壺乃奏狸首者樂師所言特謂大射之樂節鄉射歌騶虞及采蘋皆五終是餘禮用射節與大射異故此投壺禮得奏狸首也鄉射歌五終則五節也投壺蓋三終與間讀爲離間之間言每終相離間當如一也

右命作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釋文拾其劫反

鄭氏曰告矢具請拾投者司射也拾更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爲右北爲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孔氏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此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也愚謂司射告時北面左謂賓右謂主人也釋算則賓黨於右主黨於左以南爲上也鄉射禮釋獲者東

面司射西面視之投壺禮簡故司射釋算也已投退各反其位賓反其牖間之位主人反其阼階上之位餘耦各反其堂西之位也○孔疏云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按鄉射禮象耦之位皆在堂西投壺禮賓主之黨亦當皆在堂西孔疏非是

右請投

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釋文數色主反純音全鄭注儀禮如字奇居衣反

卒投賓主之黨皆已投也執算執爲末耦所釋之餘也鄉射禮云釋獲者東面於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於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

東面坐兼斂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
右獲投壺數算之法亦如之一純以取者取之皆以右
手數右算則從地取置於左手滿十純則委之於地每
委各爲一處也數左算則斂而實於左手從左手取而
委諸地也每一純則一委每滿十純亦別而異之各爲
一處也先數右算者尊賓也數右算左算不同者以相
變爲文也奇零也上言一算曰奇一純所餘之零數也
下言奇算賓主二算相校而勝者所多之零數也以奇
算告執勝者所多之算以告賓於其席前也賢謂勝也
曰某者或賓或主不定之辭也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
曰奇者謂若多二算則曰一純一算則曰一奇三算則
曰一純一奇也鈞等也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
左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
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左右卒投二
句請數算之辭也二算爲純三句數算之法也遂以奇
算告以下告勝算之法也

右卒投數算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

跪曰敬養釋文奉芳勇反養羊尚反

鄭氏曰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
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爲尊敬
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耦於西階上
如飲射爵孔氏曰知賜灌敬養各與其耦於西階上者
約鄉射禮而知也愚謂命酌司射命勝者之弟子酌酒
以行罰爵也弟子之位在西階之西東面司射命行酌
蓋降階而西面命之也命弟子而曰請者辭無所不敬

也注疏謂請於賓與主人非也鄉射禮司射命設豐不請則投壺可知也已諾弟子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酌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俱升於西階上北面勝者在右不勝者在左取爵跪而飲之敬養者酒所以養老養病也此實罰爵而曰賜灌曰敬養皆謙敬之辭也若飲賓則弟子洗爵升實之以授賓於席前不置於豐上而揖之使飲也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是也於主人亦然

右勝飲不勝者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

鄭氏曰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爲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前也愚謂正爵既行者勝者各揖其耦飲畢也請立馬者請於賓與主人也馬各直其算者賓黨勝則立馬

直右算主黨勝則立馬直左算所以表明孰勝也

右立馬

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

諾

鄭氏曰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飲慶爵者偶親爵不使弟子無豐孔氏曰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三番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卒觶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

止

右三投慶多馬

正爵既行請徹馬

鄭氏曰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愚謂上云正爵既行謂罰爵也此云正爵既行謂慶爵也罰爵與慶爵皆謂之正爵者對無算爵言之也

右徹馬○以上投壺正經以下乃其記也

算多少視其坐

釋文坐如字又才卧反

鄭氏曰算視坐投壺者之眾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算

右記算之多少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

釋文籌直由反扶方于反

鄭氏曰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孔氏曰投壺日中於室日晚於堂大晚則於庭矢之長短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差寬矢

長七扶庭中彌寬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也愚謂投壺蓋以堂上為常禮以燕飲本在堂也故經言主人進即兩楹間據禮之常者言之也然其禮本簡易故或在室以避風塵或於庭以就明顯又可以各隨其宜也投壺之處雖不同而主人與賓飲酒之席位不異投畢皆各反其位其設豐行爵亦皆在西階上也

右記籌之長

算長尺二寸

釋文長直亮反○鄭注或曰算長尺有握握數也

鄭氏曰其節三扶可也

右記算之長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

釋文為于偽反

鄭氏曰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斗得圜
 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
 其圜周圍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餘也實
 以小豆取其滑且堅朱子曰經言容斗五升注乃以二
 斗釋之經言圜壺之實數注乃借方體言之算法所謂
 虛加之數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
 於下文遂併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
 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矢
 之今以算法求之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
 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
 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為正方形又取其八分者
 割裂而加於正方形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
 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

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註之
 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若欲得
 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
 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
 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
 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圍則僅
 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
 之云無不諧會矣

右記壺

壺去席二矢半

右記壺去席之度

矢以栝若棘母去其皮

釋文栝止夜反去起呂反

鄭氏曰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以棘取無

天子之駒虞反少於大夫士之采蘋采蘩何以爲尊卑之差別哉

右記鼓節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

主黨釋文長竹文反冠古亂反

鄭氏曰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

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愚謂司射司正蓋以私臣公

有司之屬爲之冠士童子主人之子弟觀禮者也立者

自司射以下皆立惟賓與主人有堂上之席耳樂人奏

樂之人謂若擊鼓擊鼙者而弦歌之人自大師以外或

不用瞽矇卽以私臣公有司及弟子之習於樂者爲之

亦謂之樂人也樂人非一使之彼此相代故得與於投

壺也使者主人所使令之人若執壺者設筵者授主人

以矢者皆是也此賓主之黨皆主人之人因投壺而分

爲二黨耳以尊而長者爲賓黨卑而幼者爲主人黨尊

賓之意也

右記賓主之黨

魯鼓○口○○○○半○口○○○石經無此

口○○○大戴禮下尙有一薛鼓○口○○○○口○○

口○○○○口○○○○半○口○○○○口○○○○

此二國鼓節之異禮家所傳不同記者兼記之

右別記鼓節之異

此即注疏中居左此而陳
薛亦在上印若是世傳下
飲言義疏平後主

禮記卷五十六終

邑後學項琪校

禮記卷五十七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儒行第四十一

別錄屬通論

孔子為魯哀公陳儒者之行也 呂氏大臨曰儒者之行
一出於義理皆吾性分所當為非以是自多而求勝於
天下也此篇之說有誇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
竊意末世儒者將以自尊其教謂孔子言之殊可疑然
考其言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
為儒矣此先儒所以存於篇也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

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

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釋文與音餘少詩照反衣逢于既反逢如字掖音亦

長竹丈反冠章古亂反

鄭氏曰哀公館孔子見其服與士大夫異又與庶人不
同疑爲儒服而問之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
此君子有道藝者所衣也孔子生魯長而之宋而冠焉
宋其祖所出也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是之謂
鄉言不知儒服非哀公志不在於儒乃問其服孔氏曰
禮臣朝於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時孔子自衛反魯
哀公館之故衣冠異也呂氏大臨曰古者衣服之制自
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未世
上下僭亂至於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此衆所以謂之儒
服哀公所以發問也愚謂孔子之所服蓋深衣也孔子
見君不以朝服者諸侯大夫士皆夕深衣時哀公蓋服
深衣就見孔子故孔子亦服深衣以見之蓋不敢以有
加於君之服也時人尚簡易深衣之袂不復二尺二寸

故哀公見孔子之服疑其爲儒者之服有異於人也逢
大也逢掖之衣卽深衣也深衣之袂其當掖者二尺二
寸至袪而漸殺故曰逢掖之衣孔子少衣逢掖之衣則
童子之衣爲深衣之制於此可見矣章甫殷元冠之名
宋人冠之所謂脩其禮物也孔子旣長居宋而冠冠禮
始冠緇布冠旣冠而冠章甫因其俗也君子貴乎學問
之廣博其衣服則但隨其鄉俗而不求異於人也孔子
不欲直言哀公之服之失但言已之所服者乃鄉俗之
舊法非儒服之特異旣以見當時深衣之失其制而儒
者之異於人不在衣服亦可見矣故哀公因之遂問儒
行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
乃留更僕未可終也

釋文行下孟反數色主
反更古衡反一加孟反

鄭氏曰遽猶卒也物猶事也留久也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使之相代愚謂哀公聞孔子之言知儒者之所以異於人者不在服故進而問其行也僕侍御之人若夏官大僕小臣之屬也言儒者之行遽數之則不能盡其事盡數之乃當久留至於僕侍之人怠倦而更代猶未可盡極言儒行之廣博而深厚也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釋文強居

兩反

鄭氏曰爲孔子布席於堂與之坐也君適其臣升自阼階所在如主愚謂侍侍坐也哀公在阼階上西向孔子侍蓋負東房而南向與珍玉也席筵也待聘謂待諸侯聘問之事而用之也此以玉之待聘喻君子之待問待舉待取也儒者之強學所以自致其知非爲君之來問也而自可以待問儒者之懷忠信所以自立其本非爲君之舉我也而自可以待舉儒者之力行所以自盡其道非爲君之取我也而自可以待取猶玉之在席上非有求於人而聘問者自不能舍也夫無求於世而其自不能舍則可謂能自立矣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釋文易以鼓反粥徐本作鬻章六反

孔氏曰粥粥柔弱專愚貌張子曰大讓如讓國讓天下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屑也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僞爲之以爲儀爾呂氏大臨曰衣冠中謂得其中制不

異於衆不流於俗而已動作慎非禮勿履而已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辭其大者若自尊以驕人然非自尊也尊道也辭其小者若矯飾而不出於情然非矯飾也欲由禮也尊道而不屈於世若有所威由禮而不犯非禮若有所愧非義不就所以難進色斯舉矣所以易退

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釋文齊側皆反難乃旦反行皇如字舊下孟反爲于

偽反○今按爲當如字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行不爭道止不選處所以遠鬪訟呂氏大臨曰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如見大賓如承大祭也不爭險易不爭陰陽已

所不願弗施於人也懲忿窒慾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任天下之重備豫之至也愚謂儒者之居處必慎坐起不苟所以遠其身之害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以進其身之德皆所以養其身也不爭險易不爭陰陽不妄與人爭競者皆所以愛其死也夫愛其死非貪生也蓋以懲其血氣之忿而養其義理之勇以待夫事之大者而爭之也養其身非私其身也蓋以我之身乃民物之所託命故慎以養之而將以大有爲於世也儒者之備豫如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乞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釋文積子賜反又如字易以或反畜許六反見賢遍

反近附近之近○
鄭註積或為貨

呂氏大臨曰儒者所以自為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貴人不得而奪也故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愚謂寶者人之所珍藏也儒者則內蘊忠信故曰忠信以為寶土地各有所宜者也儒者之立義亦因事制宜故曰立義以為土地積聚之多人之所謂富也儒者則多學於詩書六藝之文故曰多文以為富夫儒者之內足乎已而無求於外若此似乎高峻而不可攀矣然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其先勞後祿固未嘗遠乎人情而其非時不見若見為難難得者值其時又未嘗不見也其非義不合若見為難畜者處以義又未嘗不可得而畜也蓋儒者之近人如此

此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眾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釋文樂五教反好呼報反沮在呂反鷙與摯同音至攬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摯音博斷音短直明反又丁亂反○鄭注斷或為繼○勇者家語作其勇

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劫脅也沮謂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猛獸也字從鳥鷙當作摯省聲也程猶量也不再猶不更也不極不問所從來也呂氏大臨曰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為器重舉之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自知其力之不足也

方氏慤曰不程勇勇足以犯難而無所顧不程力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足以當理而無所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愚謂鷲蟲攫搏以喻凶暴之威也勇者當從家語作其勇重鼎以喻艱鉅之任也言雖有凶暴之威苟自反而縮則不自程其勇而有所必赴也雖有艱鉅之任苟義所當爲則不自量其力而有所必任也極窮也過言出於已者也有不善未嘗復何再之有此改過之勇也流言起於人者也在已者可以自信何窮之有此自反之功也不斷其威者氣配道義而無所餒不習其謀者道立於豫而不疑其所行也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溲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釋文溲音辱數所具反
○今按數字宜色主反

鄭氏曰恣滋味爲溲溲之言欲也呂氏大臨曰儒者立於義理而已以義交者雖疏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可親可近可殺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濫也溲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不淫不溲立義以勝欲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能改也子路聞過則喜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

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

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釋文戴本亦作載音同○更平聲

鄭氏曰甲鎧冑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孔氏曰甲冑干櫓所以禦患難儒者以忠信禮義禦患難請有忠信

禮義則人不敢侵侮也戴仁而行仁之盛抱義而處義不離身愚謂忠信以感人則人莫之欺禮義以服人則人莫之侮忠信禮義可以禦人之欺侮猶甲冑干櫓之可以禦患也仁者元善之長戴仁而行言其尊仁而行之義者事之宜抱義而處言無事不在乎義也不更其所不變其所立之仁義也呂氏大臨曰首章言自立論其所學所行足以待天下之用而不窮此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而有本末先後之差焉

伊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簞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詔其仕有如

此者釋文堵音賭簞音畢窬徐音豆郭璞三倉解詁音央左傳作竇

鄭氏曰言貧窮屈道仕爲小官也宮謂牆垣也環堵面

一堵也五版爲堵五堵爲雉簞門荆竹織門也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并日而食二日用一日食也上答之謂君應用其言孔氏曰一畝之宮者徑一步長百步爲畝若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也環周迴也環堵之室東西南北唯一堵簞門謂以荆竹織門也杜氏云柴門也圭窬門旁窬穿牆爲之如圭故曰圭窬說文云穿木爲戶左傳作竇謂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形如圭也蓬戶謂編蓬爲戶又以蓬塞門謂之蓬戶也甕牖謂牖牕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王云更相衣而後可以出是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二日三日併得一日之食也愚謂堵雉之說諸家不同公羊傳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五經

異義引戴禮及韓詩說謂八尺爲版五版爲堵古周禮
及左傳說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長
丈廣丈三堵爲雉長三丈廣一丈鄭注坊記用左氏之
說此註所引乃公羊傳文以左氏堵長一丈室無周環
祇一丈之理公羊說一堵有四十尺庶幾近之耳甕牖
者牖如甕口言其室狹而牖小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自
信者篤也上不答不敢以詔自守者堅也此言儒者之
仕將以行道若不得其志則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於
窮約如此不欲詔媚以求厚祿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
世上弗援下弗推讓詔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
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
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釋文推昌誰反比毗志
反信音伸思息嗣反

鄭氏曰援猶引也取也推猶進也舉也危欲毀害之也
起居猶舉事動作愚謂儒者上有所考於古人下可以
法於來世雖生弗逢世至於見危而其志不可屈猶且
以百姓之病爲憂而不爲一己之私計也蓋其憂思之
深如此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
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釋文行下孟
反上時掌反

鄭氏曰幽居謂獨處時也不困既仕則不困於道德不
足也陳氏澹曰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
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
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
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固在所當

慕眾亦不可不容汎愛眾而親仁也陶瓦之事其初則
圓剖之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
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
此者愚諸博學七句言行已之寬裕也慕賢二句言接
物之寬裕也

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
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
如此者

釋文辟音避

鄭氏曰君得其志者君所欲爲賢臣成之孔氏曰稱亦
舉也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
應氏鏞曰程算其功積累其事不苟薦也下不求報於
人上不求報於國愚謂不求其報不望所舉者之報也
不求富貴不求國家之賞也蓋薦賢以爲國而不以爲

私此儒者舉賢援能之心也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
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釋文難乃旦反

呂氏大臨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
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爲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
善相示爲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
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疏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
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

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
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
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釋文深音

早靜如字徐本作諍音爭治直吏反沮在呂反行下孟反又如字

陳氏澔曰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

之也呂氏大臨曰惟大臣爲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
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已也陳言
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於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知弗也方氏慤曰
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
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迫故曰又不
急爲也鄭氏曰不臨深而爲高臨衆不以已位尊自振
貴也不加少而爲多謀事不以已少勝自矜大也愚謂
人臣之事君雖功如伊周皆分之所當盡無可以自高
而自多也苟臨深爲高加少爲多則是有自滿假之心
此齊桓之震矜之所以爲假之也蓋澡身浴德所以爲
事君之本也陳言而伏四句言其正君之實也不臨深
而爲高一句言其忠勤匪懈之心也世治不輕道可以
行之於世也世亂不沮節可以守之於已也同乎已者
弗與則不黨同異乎已者弗非則不伐異和而不同以
義理爲主而已不與也前言特立以行已言此言特立
獨行以事君言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
講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
其規爲有如此者

釋文近附近之近砥音脂又音
旨分如字錙側其反銖音殊

鄭氏曰雖分國如錙銖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
銖矣八兩曰錙愚謂與人猶論語可者與之之與服行
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儒者非不臣天子也
枉其道則有所不臣矣非不事諸侯也枉其道則有所
不事矣不臣天子不事諸侯其心可謂慎靜其操可謂
強毅矣慎靜則恐其規模之太狹而又能貴尚乎寬容

強毅則慮其風裁之太峻而又能汎愛以與人所學極其博然博學則慮其泛濫而失歸而又能知其所當行多文以爲富然近文章則慮其浮華而無實而又能砥厲乎廉隅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鎰非其道義雖國君分國以祿之視之如錙銖之輕而不臣不仕蓋其廉隅之峻飭如此此皆言其道德周備而不倚於一偏所以爲儒者之規爲也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釋文樂音洛下戶嫁反行下孟反

鄭氏曰同方同術等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如毀謗也愚謂所合之志同其方心意之同也所營之道同其術學業之同也竝立謂聚處也其竝立也則

樂而相下不厭敬業樂羣以受勸善規過之益也其不相見也則聞流言不信同心斷金而不問於出處語默之異也其行本乎方而存於心者無阿諛取容之意立乎義而見於外者無便辟善柔之失同者益友也同方同術者也則進而交之不同者損友也異方異術者也則退而遠之此儒者交友之道也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者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釋文孫音遜施始或反

呂氏大臨曰質之溫良者可與爲仁故曰仁之本行之敬慎者可與行仁故曰仁之地其規模寬裕則稱仁之動作其與人遜接則習仁之能事威儀中節敬於仁者

也故爲仁之貌出言有章仁之見於外者也故爲仁之
文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則安於仁而
至於和者也貨不爲已則利與人同與人爲善則善與
人同凡以分散與物共而不私則仁術之施不吝也入
者儒必兼而有之然後可以盡儒行之實猶且不敢言
仁則聖人之志存焉有聖人之志存則可與入聖人之
域矣愚謂溫良稟乎性敬慎存乎心寬裕見乎事孫接
應乎物本以基之地以居之作以發之能以爲之貌以
表之文以飾之和以積其順施以廣其恩蓋道莫大於
仁儒者之爲仁必兼此入者而有之然猶不敢自以爲
仁也夫子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蓋其尊讓如此聖不
自聖之心也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訕於富貴不怨君王不累長上

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

隕于敏反獲本又作獲同戶各反訕求勿反徐邱勿反愚
胡困反累力僞反一音力追反長竹丈反閔本亦作愍武
謹反○鄭注充或
爲統閔或爲文

鄭氏曰隕獲困迫失志之貌也充訕歡喜失節之貌愚
猶辱也累猶繫也閔病也言不爲天子諸侯卿大夫羣
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愚謂隕穫者困於貧賤
若草之隕落斬艾而失其生意也充訕者淫於富貴志
意充滿而不能自強於義理也命名也妄無實也言今
衆人之命爲儒者本未嘗有儒之實故爲人所輕常以
儒相詬病若有儒行之實者不可得而詬病也○孔氏
云孔子說儒凡十七條其從上以來至下十五條皆明
賢人之儒其第十六條明聖人之儒包上十五條賢人
儒也其十七條之儒是夫子自謂也愚謂從上十五條

所言未見其專爲賢人之事而第十六條所言亦未足以盡聖人之道也且聖人之儒非孔子固不足以當之而又專以十七條爲孔子自謂亦恐不然也

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鄭氏曰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館之問儒服而遂問儒行乃始覺焉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當時服孔氏曰此經明孔子自衛反魯歸至其家哀公就而館之聞孔子之言遂敬於儒也言加信行加義是記者所錄也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是哀公之言記者述而錄之哀公終竟不能用孔子是當時暫服非久也按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

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以傳文無館事故鄭稱蓋以疑之愚謂舍居也孔子至舍謂自衛反魯歸至其家也哀公館之謂哀公館禮孔子此二句追述前事明哀公就見孔子而得聞儒行之由也此篇不類聖人氣象先儒多疑之而哀公爲人多妄卒爲三桓所逐其於孔子則生不能用沒而誅之所謂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者亦夸大之辭爾蓋戰國時儒者見輕於世故爲孔子之學者託爲此言以重其道其辭雖不粹然其正大剛毅之意恐亦非苟卿以下之所能及也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禮記卷五十七終

邑後學項 琪校

禮記卷五十八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冠義第四十三

釋文冠古亂反篇內惟元冠如字以外並同○別錄屬吉事

此下六篇皆據儀禮正經之篇而言其義其辭氣相似疑一人所作此篇釋士冠禮之義也呂氏大臨曰冠昏射鄉燕聘天下之達禮也儀禮所載謂之禮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訓是經之義也先王制禮其本出於君臣父子長幼尊卑之間其詳見於儀章度數周旋曲折之際皆義理之所當然故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知其義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

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釋文長竹文反

鄭氏曰言人為禮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三者為始三始既備乃可求以三行也立猶成也言服未備者未可求以三始也童子之服采衣紛呂氏大臨曰容體動乎四體者也顏色發乎面目者也辭令見乎言語者也三者脩身之要也必學而後成必成人而後備童子於三者未能備不可以不學學之而至於二十則三者備矣故冠而責以成人之事愚謂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者朱子謂為學之序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豎起來是也蓋容體顏色辭令者五事之要身之所具者也君臣父子長幼者人倫之重身之

所接者也身之所具者無所忒而後禮義備身之所接者無不盡而後禮義立未有不謹其身之所具而能善其身之所接者也故禮義備而後可以正君臣親父子

和長幼服所以章德童子未冠則其於禮義固有所未能備矣成人則服備服備則必備乎禮義而後可以稱其服也故冠為行禮之始自是授之室則有昏禮賓於鄉則有射鄉仕於朝則有燕聘皆於是基之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

釋文重直用反

所以為國本也

日冠日也賓為子加冠者呂氏大臨曰筮日筮賓質之神明敬之至也敬至則禮重禮重則人道立故曰以為國本馬氏晞孟曰筮日必吉所以要其終身之吉筮賓必賢所以要其終身之賢冠禮者君臣父子長幼之道

所自出而國之所由重也故曰爲國本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釋文著張慮反醮子笑反

鄭氏曰阼謂主人之北也適子冠於阼若不醮則醮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醮焉不代父也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益尊所以益成也孔氏曰二十有爲父之道不可復稱其名故冠而加字之成人之道也愚謂阼階也著明也阼階乃主人之階冠於阼階之上明其將代父而爲主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戶牖間之位也用醴謂之醴用酒謂之醮冠禮或用醴或用醮醴質而醮文隨人之所用也獨言醮於客位者蓋周末文勝用醮者多故據而言之也冠禮三加始加緇布冠再加皮

弁服三加爵弁服皮弁尊於緇布冠爵弁又尊於皮弁故曰三加彌尊既三加則冠禮成於此矣故醮之於客位以尊異之也冠於阼醮於客位皆適子之禮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成人之道者幼時稱名成人則稱字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釋文

見賢通反

士冠禮冠者既醴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既字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以母兄之尊而先拜子弟者重其爲成人之始而敬之也敬之之深正所以明其望之之重責之之備而冠者益不可不思所以稱其服矣呂氏大臨曰孔疏冠子以酒脯奠廟子持所奠脯以見母母以脯從廟來故拜之非拜子也此說未

然冠禮所薦脯醢爲醴子設非奠廟也蓋禮有斯須之敬母雖尊有從子之道故當其冠也以成人之禮禮之若謂脯自廟來拜而受之則子拜送之後母又拜何居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釋文摯本亦作贊

鄭氏曰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雉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賈氏公彥曰易服者爵弁助祭之服不可服見君及鄉大夫等也初冠服元端爲緇布冠服以緇布冠冠而敝之故易元冠配元端也士冠禮注疏敖氏繼公曰見於君不朝服以其未仕也所見者亦元端見之鄉大夫鄉之異爵者或曰卽主治一鄉者未知孰是先生齒德俱尊者也士相見禮曰士見於大夫終辭其摯於其入也一拜其辱見於先生之禮亦宜如之

愚謂君子敬其事則命以始冠者始見於君必不用冠之餘日蓋別擇日以見之表記言日月以見君此亦其一端與冠者見於母及兄弟皆用三加之爵弁服見於君則易服者蓋爵弁乃助祭於君之服冠時暫服之耳母及兄弟以冠日見用冠服可也旣冠見君則易服元端也奠摯謂奠置於地而不敢授臣見於君之禮也以成人見者以其爲成人之始故見之也國語趙文子冠編見六卿皆有戒諭之辭凡冠而見鄉大夫鄉先生者其禮皆如此與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

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

其禮可不重與釋文少詩照反其禮可不重與之行下孟反

鄭氏曰言責人以大禮者已接之不可以苟呂氏大臨

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必知人倫
其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愚謂爲人弟
專以事兄言之爲人少則凡在宗族而屬之尊於我在
鄉黨而齒之長於我在朝廷而德位之先於我皆我爲
之少而當事之者也四者之行重故必重其禮而後可
以責之也

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爲人
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

釋文弟音悌
治直吏反

鄭氏曰嘉事嘉禮也宗伯掌五禮有吉禮有凶禮有軍
禮有賓禮有嘉禮而冠屬嘉禮周禮曰以昏冠之禮親
成男女也呂氏大臨曰孝弟忠順之行有諸已而後可
以責諸人故人倫備然後謂之成人成人然後可以治

人也愚謂孝於親弟於兄忠於君順於長則於人道無
不盡而可以謂之成矣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能
爲人弟然後可以爲人兄能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
能爲人幼然後可以爲人長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嘉
禮之別有六而冠爲成人之始其禮爲重他如飲食慶
賀之類視冠禮則爲輕矣

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
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
祖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重禮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
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必策命於
大廟所以示有尊而不敢專也冠禮必行諸廟猶是義
也愚謂冠禮行於廟有二義一則尊重事一則不敢擅

重事尊重事者所以明成人之禮之重所以厚責其子不敢擅重事者以明重禮必成於禰又所以尊敬其父也

昏義第四十四

別錄屬吉事

此篇釋儀禮士昏禮之義自篇首至禮之大體也明昏禮之重自夙興以下四節明婦事舅姑之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一節言婦順由於教成古者天子以下又因昏義而廣言之也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

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

君子重之

釋文昏者一本作昏禮者合如字徐音悶好呼報反

鄭氏曰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三商為昏○呂氏大臨曰物不可以苟合必受之以賁蓋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

合也敬則能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節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故自納采至親迎皆男先乎女所以別疑遠恥成婦之順正也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其以此與

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壻家之命孔氏曰納采謂納采擇之禮也問名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為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此二禮一使而兼

行之納吉謂男家既卜吉以告女氏也納徵者納聘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后昏成春秋則謂之納幣其庶人則緇帛五兩卿大夫則元纁元三纁二加以儷皮諸侯加以大璋天子加以穀圭請期者謂男家使人請女家以昏期由男家告於女家必請者男家不敢自專執是謙敬之辭故云請也女氏終聽男家之命乃告之納吉納徵請期每一事則使者一人行惟納徵無鴈以有幣故其餘皆用鴈主人謂女父母行此等禮時皆設几筵於禰廟也聽命於廟謂女之父母聽受婿家之命於廟堂之上兩楹之間也愚謂問名者問女之名將以加諸卜也故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士昏記問名辭云敢請女為誰氏謙不敢質言故言誰氏疏家疑婦人不以名通故孔氏謂問其母所生之姓名賈氏又謂

問女之姓氏皆非也既已納采固無不知其姓氏之理而母所生之女非止為一人而姓氏者尤非一人之所專也將何以卜其吉凶乎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盞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釋文迎魚敬反先悉薦反子承命本或作子承父母命誤婿本又作聿依字從士從

晉俗從知下作耳登音謹說文作登
鄭氏曰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之禮如冠醮與其異者於寢耳婿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婿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盞而醕成婦之義孔氏曰共牢而食者在夫之寢婿東面婦西面共一牲牢而食不異牲合

盥而酌者酌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盥謂半瓢以一
一瓠分爲兩瓢謂之盥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酌故曰合
盥而酌愚謂親迎而父親醮之者重其事也男子親迎
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親迎受禮於廟亦敬慎重正之
義不言者蒙上可知也父母女之父母也昏禮母在房
戶外南面女出房南面父西面誠之女西行母南面誠
之故言親受之於父母猶坊記言舅姑承子以授壻也
受二牲以上謂之牢士昏禮用特豚此云共牢容大夫以
上之禮也昏禮夫婦酌用盥盥以一匏分而爲二夫婦
各用其半以酌而合之則實爲一匏故曰合盥而酌也
凡牢禮以尊卑爲差合盥而酌合體之義共牢而食同
尊卑之義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

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

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

釋文別
彼列反

此承上二節而結之敬慎重正則男女之別成親之則
夫婦之義立禮運曰夫義婦順此不言順而言義者夫
婦之道不患其不順也患其苟於順而傷於義也失義
則順亦不可保矣故曰立夫婦之義物之苟合者親也
不可以久故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故父子之親由於夫婦之別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故君臣之正由於父子之親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
之大體也

釋文朝
直遙反

鄭氏曰始猶根也本猶幹也鄉鄉飲酒愚謂鄉射謂鄉

飲酒及鄉射二禮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筭棗栗段

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釋文見賢遍反

彥反段丁亂反本又作股或作

夙早也謂昏明日之早晨也興起也質明正明也贊贊

助行禮者蓋以婦人爲之見婦於舅姑謂通言於舅姑

使得見也筭竹器緇被纁裏以盛棗栗段脩者棗栗段

脩婦見舅姑之摯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段脩士昏禮

舅席於阼階西面姑席於房外南面婦執筭棗栗拜奠

於舅席又執筭段脩拜奠於姑席此婦見舅姑之禮也

贊醴婦者婦既見宜有以答之故贊爲舅姑酌醴以禮

婦也凡主人於賓客之初見則必有以禮之故聘禮冠

禮皆醴賓舅姑之醴婦其義亦然但舅姑尊故不自醴

而使贊代之也婦受醴贊者薦脯醢祭謂祭之於地也

成婦禮者婦見醴於舅姑乃成其爲婦之禮也

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釋文饋其位反一本無婦字

鄭氏曰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孔氏曰士

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

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鄭註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

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與其饌

各以南爲上是特豚饋也此是士昏禮若大夫以上非

惟特豚愚謂供養舅姑者爲婦孝順之道也既成婦禮

則宜盡婦道故繼之以盥饋者所以明婦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

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鄭氏曰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賈氏公彥曰饗婦亦於舅姑適寢之上與醴婦同在客位也舅獻姑酬共成一獻朱子曰以鄉飲酒禮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婦於席西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畢更爵以酬婦婦受爵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也楊氏復曰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酢舅奠酬之禮與愚謂厥明謂盥饋之明日也凡饗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畢更爵以酬賓為一獻此饗婦之禮舅獻而姑酬故曰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凡飲酒拜送於阼階上拜受於西階上醴婦婦席西東面拜者避贊者之位也朱子謂饗婦婦亦於席西拜受蓋以婦於舅姑不敢當賓主之禮與西階者客階阼階者主人之階舅姑既饗婦則授之以室事故已降自客階使婦降自主階

明使婦代已為主也盥饋饗婦皆適婦之禮士昏記云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婦既不饋則舅姑不饗之可知蓋供養之事統於適婦而著代之義亦惟適婦有之也○疏謂士禮饗婦與盥饋同日此厥明饗婦為大夫禮非也士昏禮饗婦不言厥明特文畧耳婦見之後繼以醴婦又繼以盥饋禮亦煩矣饗婦用其明日為宜士昏禮饗婦後又有饗送者之禮亦不言異日其皆為文畧可知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釋文當丁浪反委於偽反積子賜反藏才浪反

此又承上三節而結言之鄭氏曰室人女娵女叔諸婦

也當猶稱也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愚謂婦順備言所以順於舅姑室人者周備而無闕也婦順備而能當於夫故內和能成絲麻布帛守委積蓋藏故內理情無不和事無不理此室長久之道也家之興衰基於婦人可不重與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鄭氏曰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爾非正祭

也其齊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孔氏曰祖廟未毀謂與君同高祖以下廟未毀除也祖廟已毀謂與君同高祖之父以上其廟既遷也公官謂官家之官爾非謂諸侯公官也宗室大宗小宗之家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小宗近者於小宗教之此謂君之同姓若異姓亦有大宗小宗族人嫁女皆教於其家也按內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之明前此恆教但嫁前三月特就公宮教之尊之也愚謂祖廟未毀謂與君同高祖以下者則宗室亦謂繼高祖以下之宗非大宗也女子無祭祖廟之法教成之祭輕君又不當親祭故鄭氏謂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之家則宗子主其祭而祭饌則此女設之詩所謂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女子之事夫猶男子之事君也然男子二十而冠其仕乃寬以二十年之久

而女子則笄而遂嫁故雖教之有素而深懼其未習也
爲之特舉其禮嚴之以君宗之所以動其禮法之慕重
之以宗廟之告以生其恭敬之心此婦順之所由成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
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
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
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
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
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釋文嬪
治直吏反除后
治陰德皆同

鄭氏曰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六宮在前所以承副司
外內之政也內治婦學之法也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
愚謂御妻周禮之女御也后之六宮以三夫人九嬪以

下分屬焉周禮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
士八人嬪婦之卿以三夫人九嬪充之下大夫以世婦
天充之中士以女御充之然合六宮而世婦止二十四人
女御止四十八人則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亦略言
三相倍之法如此而其數有所不必備矣蓋先生之立
內官所以佐后之內治非淫於色也故雖設此數而無
其人則闕周禮天宮於世婦女御不言其數以此也外
官三公九卿以下亦以三相倍言之欲見內外官之相
當以明其職之並重耳二十七大大八十一元士亦惟
謂其分屬於六卿之下若大宰之小宰宰夫司徒之小
司徒鄉師非謂六官之屬盡於此也以體言則曰男女
以德言則曰陰陽以位言則曰外內其實一也天子與
后分治內外乃夫婦之道之尤重者故因昏禮而上言

之匡衡曰大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於天地則無以承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是故國家理治非天子與后皆有盛德則不可得而致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

釋文適直革反見賢遍反爲于僞反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食者見道有虧傷也蕩者滌去穢惡也

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釋文衰七雷反資依註作齊音咨

爲天王服斬衰爲后服齊衰謂天子之臣及列國諸侯也諸侯之臣爲天子服總衰既葬而除爲后無服

禮記卷五十八終 五品銜前臨安學訓導邑後學洪坤校

禮記卷五十九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別錄屬吉禮

此釋儀禮鄉飲酒禮之義也篇中凡爲四段首段凡五節皆引鄉飲酒禮之文而釋之第二段專明黨正正齒位之禮第三段引孔子之言明鄉飲酒備五行第四段本別爲一篇而記者合之說見於後孔氏曰此篇凡有四事一則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知此篇有四事者此篇本說儀禮鄉飲酒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也此篇又云鄉人士君子鄉人卽鄉大夫君子謂國中賢者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黨正飲酒之事又云合諸鄉射是州長習射之禮

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鬪辨矣不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

禮皆作騰

釋文庠音詳絜音結致絜一本作致絜敬遠于萬反○鄭注揚今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孔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於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愚謂鄉飲酒之義此一句所以總目下文之事也序庠惟一門三揖而後至階謂賓主既入門而三揖也三讓讓升也盥盥手洗洗爵揚舉也盥洗揚解謂主人盥手洗爵

而舉爵以獻賓也獻酢以爵酬以解此言獻賓而曰解者以解與爵俱所以盛酒故通而言之下文卒解致實於西階上亦謂爵為解也拜至主人於賓之初至而拜之也鄉飲酒禮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是也拜洗主人洗爵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為已洗爵也拜受者主人獻賓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賓既受爵主人於阼階上拜送也既盡也拜既賓飲卒爵而拜也鬪謂逞於力辨謂競於言道猶禮也

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

絜而事賓也釋文下共字音恭

鄭氏曰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士也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共尊者人臣

卑不得專大惠羞出自東房羞燕私可以自專也孔氏曰設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示賓主共有此酒也酒雖主人之物賓亦以酢主人故曰賓主共之北面設尊元酒在左謂在酒尊之西也所以元酒在西者地道尊右貴其質素故也共共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翼也必在東者示主人所以自絜以事賓愚謂鄉人謂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也士所賓賢能之士也君子卿大夫爲僎者也羞謂邊豆之實也鄉射記曰薦脯以邊醢以豆出自東房是也又鄉飲酒記曰俎由東壁自西階升則俎實與庶羞不由房中出矣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如字

釋文僎音邊坐才卧反又

鄭氏曰陰陽助天地養成萬物之氣也古文禮僎皆作遵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於大夫主人之所榮而遵法也孔氏曰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者天地則陰陽著成爲天地故賓在西北天地嚴凝之氣著主在東南天地溫厚之氣著介在西南象陰之微氣僎在東北象陽之微氣四面之坐象四時者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愚謂賓者主人之所敬事象乎天之尊主人以禮下人象乎地之卑故曰賓主象天地介僎以輔賓主之禮猶陰陽以助天地之化故曰介僎象陰陽三賓衆賓之長也衆賓不惟三人其長者三人耳鄉飲酒禮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也三賓席於賓西衆賓立於堂下三賓之尊次於介猶三光之尊次於月故曰三賓象

三光三日謂望後三日也魄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月
二日而明生三日而明著故三日謂之朏既望二日而
魄生三日而魄著明著則進而盈魄著則退而闕故三
讓者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天地巖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
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
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
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
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
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
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
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釋文疑
魚矜反

賓席於牖間其位在西北介席於西階上其位在西南
主人席於阼階上其位在東南僎席於賓東其位在東
北賢能之士方進身之始則貴於難進易退而有介然
不苟之意故其接人也主於義主於義則其進也必正
矣主人與賢能而獻之君則貴於愛賢下士而有藹然
相親之情故其接人也主於仁主於仁則其好賢也有
誠而其德厚矣介者賓之次故坐於西南以輔賓鄉飲
酒之禮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僎乃贊成主人之禮者故
坐於東北以輔主人仁義相接以下又兼習射尚齒之
禮而言之蓋賓以不苟進爲義主人以好賢爲仁仁義
相接者賓賢能之義也賓主相與有事以習禮樂者習
射之義也六十者三豆以至九十者六豆俎豆有數以
明齒讓者尚齒之義也明乎三者之義則謂之聖言其

有通明之識也通明之識立而以敬心奉而行之則謂之禮體猶成也立也禮行於賓賢則以體仁義行於習射則以體禮樂行於尚齒則以體長幼獨言體長幼者舉其一餘從可知也得於身言身實有此德也古之學術道者非徒明乎其義必將得之於身故聖王務於行此三者之禮欲天下之勉於德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啻肺嘗禮也啻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解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釋文薦本亦作慶同啻才細反啻七兩反為于偽反

鄭氏曰非專為飲食言主於相敬以禮也致實謂盡酒也酒為觴實祭薦祭酒啻肺於席中唯啻酒於席末也

孔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敬禮言敬重主人之禮也啻肺嘗禮者賓既祭酒與取俎上之肺齒啻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啻酒成禮者啻謂飲酒入口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鄉飲酒禮啻肺在先祭酒在後此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俱敬禮之事也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啻肺皆在席中啻酒入於已故在席末席上祭薦祭酒是貴禮於席末啻酒是賤財也啻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解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解者論其將欲卒解之時致實論其盡酒之體也呂氏大臨曰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則敬讓行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釋文弟音悌行下孟反

鄭氏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乃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大守相臨之法也。孔氏曰按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賓介等皆用年老老爲之其餘爲衆賓賓內年六十以上於堂上於賓席之西南面坐若不盡則於介席之北東面北上其五十者則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示有陪侍之義也。以聽政役謂立於堂下聽受六十以上政事役使也。六十者以上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邊豆偶也。五十者但二豆而已則鄉飲酒禮衆賓立於堂下者皆二豆其賓介之豆無正文當依衆賓之年而加之也。立侍是陪侍之義故云明尊長豆供養之物故云明養老合諸鄉射謂合聚其民於州長鄉射之禮教之鄉飲酒之禮謂十月黨正飲酒教之以禮也。愚謂上文所言皆以釋儀禮鄉飲酒禮之義也。此又別言正齒位之禮事與上殊故又以鄉飲酒之禮別起其文也。鄉飲酒禮自賓介以至於堂下之衆賓皆惟一邊一豆脯醢而已。疏謂堂下衆賓有二豆誤也。邊豆必偶而士冠禮醴子士昏禮饗婦鄉飲酒禮燕禮皆惟脯醢蓋以邊豆相配而爲偶

曲禮已集解卷五十九

也鄉飲酒禮之一邊一豆者禮之正也養老以飲食爲重正齒位之禮豆以十年遞加者禮之變也然豆加則邊亦加邊豆相配亦皆爲偶數矣鄉射之禮自賓介以下亦尚齒故合諸鄉射教以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釋文易以政反

鄭氏曰鄉鄉飲酒也易易謂教化之本尊賢尚齒而已愚謂禮行於鄉而人無不化者故可以知王道之易行也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釋文別彼列反

敖氏繼公曰主人既速介即先歸介及衆賓皆同至賓之門外俟賓同往也愚謂主人於賓及介皆拜迎於衆

賓揖之而已故曰拜賓及介而衆賓從之

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釋文省所領反殺色戒反

鄭氏曰繁猶盛也小減曰省辨猶別也尊者禮隆卑者禮殺尊卑別也孔氏曰主人於賓三揖三讓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酌而自飲以酬賓是辭讓之節其數繁多也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酬介是及介省矣愚謂鄉飲酒禮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其揖讓拜至之禮亦與賓同然其獻之也於其席前而不於阼階上介之受獻不拜洗不啻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親酢又主人不酬是其禮省於賓矣至於衆賓則升而拜受者惟其長三人坐祭立飲不酢主人而降賓之

禮隆介殺於賓衆賓又殺於介此隆殺之義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釋文問問廟之間合如字徐音問○鄭注一人或爲二人

鄭氏曰工謂樂正也樂正既告備而降言遂出者自此至去不復升也流猶失禮也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孔氏曰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爲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工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一終也主人獻之謂獻笙人也間歌三終者間代也堂上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爲一終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爲二終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相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者

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俱作也工謂樂正工先告樂正樂正告賓以樂備而遂下堂也言遂出者樂正自此至去不復升堂也鄉飲酒云工告于樂正樂正告于賓乃降註云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一人揚觶乃立司正者一人謂主人之吏舉觶示將行旅酬爲有懈惰故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以監之也流失禮也立司正以正之故飲酒不流邪失禮也愚謂升歌而笙不升者貴人聲也先升歌次笙次間歌次合樂此正樂之四節也四者備則樂備矣鄉飲酒禮末有無算樂正樂雖備弦歌之工尚未得降惟樂正既告樂備遂降立於堂下以至於禮畢而遂出也一人揚觶者謂主人獻衆賓之後一人

舉觶於賓賓取奠於薦西至旅酬則賓取以酬主人於
阼階上也司正飲酒之間監察儀法者也行禮之始謂
之相將旅酬則立之爲司正蓋旅酬之後爵行無算恐
飲多或至惰慢故立司正以監之也一人舉觶在升歌
之前立司正在樂備之後而謂一人舉觶乃立司正者
蓋立司正爲將旅酬而一人舉觶乃旅酬之始二事相
因故也作樂樂賓可謂和樂矣又立司正以防其失此
和樂而不流也○儀禮賈疏謂合樂者堂上有歌瑟堂
下有笙磬合奏是詩與孔疏異朱子是賈氏而非孔疏
竊謂歌與笙以三篇爲三終間歌與合樂皆以六篇爲
三終蓋間歌則以二篇相間爲一終合樂則以二篇相
合爲一終若如賈氏則合樂爲六終矣似當以孔疏爲
是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釋文少詩召反沃於木反弟音悌

孔氏曰旅酬之時賓主人之黨各以少長爲齒以次相
旅至於執掌盪洗之人以水沃盥洗爵者皆預旅酬也
終於沃洗是無算爵之節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
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此因旅酬遂連言無算
爵欲見無不周徧也弟少也言少之與長皆被恩澤而
無遺棄也朱子曰弟悌也敬順之意言使少者皆承順
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

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釋文說徒活反

廢朝直遙反莫音暮

鄭氏曰朝夕朝莫聽事也不廢之者既朝乃飲先夕則

罷其正也終遂猶充備也孔氏曰說履升坐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履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履升堂坐也脩爵無數謂無算爵也朝不廢朝朝後乃行飲酒之禮也莫不廢夕飲酒禮畢乃治私家之事也此謂鄉飲酒禮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無不醉也飲畢主人備禮拜而送賓節制文章終竟申遂不有闕少知其能安燕樂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合結上文五節之義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

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鄭氏曰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三光三大辰也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孔氏曰此覆說鄉飲酒之義有所法象前文雖備此更詳也賓者主之所尊敬故以賓象天主供物以養賓故以主象地日月即前經陰陽也但陰陽據其氣日月言其體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公羊傳大辰者何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故爾雅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北辰是三大辰也何休云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取以爲正故謂之大辰辰時也是天之政教出於大辰呂氏大臨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介僎以輔之輔之者紀也三賓以陪之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

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此三者然後可行也愚謂自此以下與首一段大同小異而別以鄉飲酒之義起其端蓋傳禮之家各為解說其義本異人之作別為一篇記者見其與前篇所言義雖大同而間有為前之所未備者不忍割棄因錄而附於前篇之末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釋文亨普萌反鄭氏曰祖猶法也海水之委也教民不忘本者太古無酒用水而已愚謂狗者燕禮之牲也鄉飲酒牲亦用狗者鄉飲酒者大夫士之燕禮也狗不為牢數牲之小而輕者也燕禮視饗食為簡於籩豆惟用其一故其牲亦惟以狗欲其禮之稱也東方謂堂之東北鄉飲酒記亨于堂東北是也烹飪以火火為陽氣之盛亨於東方者

所以法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當東榮水又當洗之東法天地之左海也古者無酒用水而已尊有元酒非但貴其質素且教民不忘禮之本始也敖氏繼公曰堂東北爨所在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有一門故牲爨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室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為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借藏也釋文鄉許亮反蠢尺允反假古雅反愁依註讀為擊藏如字徐才浪反借音背○鄭注察或為殺鄭氏曰春猶蠢也蠢動生之貌也聖之言生也假大也愁讀為孳孳斂也察猶察察嚴殺之貌也南鄉鄉仁貴

教之本三賓輕於賓介言三賓則賓介可知也○此篇所記孔子之言所以發明鄉飲酒之義者備矣而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者尤非聖人不能道也其餘則多附會牽合之說似皆不出於先王制禮之本義也

禮記卷五十九終

邑後學項 琪校

禮記卷六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射義第四十六

別錄屬占事

此篇釋儀禮大射儀之義也冠昏燕聘鄉飲酒等皆引儀禮正經而釋之此篇不引儀禮但泛論習射之義與他篇不同凡禮射有四一曰大射君臣相與習射而射也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之今惟諸侯大射禮存二曰賓射天子諸侯饗來朝之賓而因與之射亦謂之饗射司服饗射則鷩冕是也饗禮在廟故服鷩冕諸侯饗聘賓亦與之射左傳晉士鞅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是也今其禮並亡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燕其臣子或四方之賓而因與之射大夫士燕其賓客亦得行之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此諸侯燕射之可見者也四曰鄉

射州長與其眾庶習射於州序儀禮鄉射禮是也而鄉大夫以五物詢眾庶亦用是禮焉四者之禮賓射為重而大射為大燕禮記云君與射則為下射鄉射禮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則燕射鄉射君若賓以下或有不與者惟大射則無不與射也此外又有主皮習武之射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鄭氏云質正也樹楛以為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是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呂氏大臨

曰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習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呈力所以禦侮克敵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儀也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愚謂此射皆謂大射也鄉飲酒者卿大夫士之燕禮也諸侯謂之燕卿大夫士謂之飲酒其禮一也諸侯與其臣行大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與其臣大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齊侯請饗公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是燕禮亦謂之飲酒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釋文中丁仲反

鄭氏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呂氏大臨曰

禮記射義卷第六十一
聖王制射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不疑其所行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於不敬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於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禮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德可知矣愚謂射者進退周旋之禮甚煩一有不中則志氣之動而持弓矢必不審固矣進退周旋必中禮見於未射之先者也內志正外體直謹於方射之際者也志正則於心無所偏而持弓矢也審體直則於力有所專而持弓矢也固矢之或出於侯之上下左右者不審之過也矢之不及侯而反若大射禮所謂裊復者不固之過也既審且固則無不中矣然而進退周旋之中禮內志之正外體之直豈一時所能襲取哉必其莊敬和樂所以養其身心者久而後可以致之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釋文騶側尤反貍力之反

騶虞采蘋采芣召南篇名貍首逸詩節者歌之以爲射之節也周禮射人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大夫士五節二正每歌一終爲一節節之正者用以拾發乘矢其餘則用以聽者也天子大射歌騶虞以爲射者之

節諸侯大射歌狸首以爲射者之節大夫大射歌采蘋以爲射者之節士大射歌采芣以爲射者之節而其節之多寡則各以尊卑爲差如射人之所言也大射儀諸侯之禮與射者有大夫士而惟歌狸首則用射節之法於此可見矣騶虞之詩言壹發五豝以喻賢才衆多足以備朝廷之官也會時謂會天子之時事狸首樂會時未聞采蘋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采芣之詩言教成之祭其女子能齊敬以主其事是不失職之義也明乎其節以不失其事則天子必求賢審官諸侯必虔其王命大夫必能謹於禮法士必能盡其職業如是則外之而事功無不成內之而德行無不立矣○劉氏敞曰騶虞采蘋采芣三詩皆在二南則狸首亦必其儔豈夫子刪詩時已亡之與或曰狸首鵲巢也篆文狸似鵲首似

巢愚謂劉氏謂狸首當在二南是也孔子言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詩之用於正樂者夫子時必未嘗亡然以今之詩考之則狸首之用於射節新宮之用於下管采蘋之用於樂儀皆無其篇則今之詩豈必皆夫子所刪之舊乎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釋文數色角反

鄭氏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旣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而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容比於禮節比於樂是也陳氏祥道曰人之

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耦之際故射而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耦以觀其類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釋文比毗志反中丁仲反與音預數色角反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呂氏大臨曰古之選士中多者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惟射與祭為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誠

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其敬可以事鬼神矣愚謂古者王國之人才天子用之侯國之人才諸侯用之蓋教化美而賢才多則不必借才於境外而無憂不足而王者以公天下為心則才之在諸侯與在王朝一也豈必使諸侯悉貢其賢者於我而獨與不賢者治其國乎且三歲貢士以千八百國每國二人通率計之歲常至千餘人加以成均之所教鄉大夫之所興用之必不能盡必有壅滯失職之患矣詩書周禮左傳初無諸侯貢士之事獨尚書大傳言之此書駁雜不足信也又謂大射為將祭擇士中多得與於祭中少不得與於祭亦恐不然考之周禮祭祀之禮奉牲贊幣以及宗祝巫史之屬皆有常人所謂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恐無臨祭而射以擇之之理大射之禮委曲繁重

亦未必數數爲之而天子一歲祭天九祭地一祭社二祭廟四若皆祭前以大射擇士則禮繁而瀆而且將不暇給矣是大射者特君臣相與習射之事而將祭擇士乃附會之說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鄭注譽或爲與

鄭氏曰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孔氏曰獻大夫後樂作而射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屢升坐之後乃射正謂脩正也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

正之具愚謂則燕謂燕樂也則譽謂有名譽也猶詩之言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也記者引此詩以證君臣習射之事而鄭氏以爲卽貍首之詩非也儀禮註又附會樂會時之義謂貍首者欲射諸侯不來朝者之首則益謬矣騶虞采蘋不繫皆射節也然初不及射事則貍首之詩必不專爲射而作也王者於諸侯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未嘗不反而自責而治其相服之本未嘗遽以甲兵加之若因其不朝而至欲抗其首而射之則雖桀紂之暴不至是史記云葺宏設射貍首欲以致諸侯是說也蓋出於衰周之末厭勝之小術而安可以證聖人之經乎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

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釋文嬰俱縛反相息亮反觀如字又古亂反賁依注

讀為償將子匠反與音預不入一本作不得入非○鄭注延或為誓

鄭氏曰嬰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馬者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為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為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為償償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劉氏敞曰先儒謂與為人後者人有後矣而又往與之者也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安有兩後者與之者干之也與為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嫡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族也衰周此類蓋多此子路之所惡也愚謂此孔子

與門人行大射之禮也嬰相之圃蓋在學宮之旁所謂澤也蓋大夫士之欲行大射者庭或不足樹侯器或不足供用故假諸澤宮之廣而且資其器焉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為人後者不孝○舊說謂士不得大射非也射人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大夫射一侯士射豨侯豨侯皮侯也皮侯大射所用則射人所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解而語公罔之裘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廟有存者釋文罔弟音悌耆耄大結反好呼報反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廟音勤又音僅○鄭注序點或為徐點壯或為將旄期或為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鄭氏曰射畢又使二人揚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耄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孔氏曰公罔序氏裘點名也案鄉射禮射畢司馬反爲司正樂工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酬畢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裘點二人揚觶之節也但射事既了衆耦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斥言其惡故但簡其善者二十曰幼三十曰壯幼壯孝弟言自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耄耆耄好禮謂老而不倦於好禮也不從流俗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不在此位者問衆人有此諸行否若有則可以在此賓位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此所誓彌精於前前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也旄期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旅酬之時猶在也○呂氏大臨曰孔子不爲已甚互鄉難與言猶與其進未聞拒人如此之甚也矍相之事疑不出於聖人愚謂資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此三者之人蓋塵有之爾今以如堵之衆而乃居其半焉其說固已可疑矣至於已與射之人至旅酬之後乃擯之使不得與於無算爵非但不近於人情恐於禮亦未之有也公罔之裘序點之所言若在聖門亦當爲高第弟子而乃以責之與射之衆豈聖人與人不求備之意此記蓋傳聞附會之言與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

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釋文釋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鵠古毒反徐如字射已食亦反

鄭氏曰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鵠意曰此鵠乃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又曰侯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臺謂之鵠著于侯中所謂皮侯謂之鵠者取名於鴉鵠鴉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已志司裘愚謂釋尋釋也舍處也如詩舍命不渝之舍言能處其所射之鵠也釋已之志以申釋字之義射中以申舍字之義蓋必先釋之而後能舍之也鵠者侯之中射之的也射以觀德故爲父子君臣者當射時必念此所射者即已之鵠中之則能勝其所爲不中則不能勝其所爲此所謂釋已之志者也侯所射者也凡侯皆以布爲之大射之侯以皮飾其側又以皮爲之鵠謂之皮侯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豕侯蓋士與王之大射則與卿大夫共侯自行大射則辟卿大夫而用豕侯司裘不言豕侯者士自大射之侯司裘不供之故也大射儀諸侯之禮有大侯參侯豕侯大侯君所射之侯即熊侯也參侯參於大侯豕侯之間即麋侯也司裘諸侯惟二侯蓋畿內之諸侯降避天子也大射儀用三侯畿外之諸侯遠於王得伸也然其

也射以觀德故爲父子君臣者當射時必念此所射者即已之鵠中之則能勝其所爲不中則不能勝其所爲此所謂釋已之志者也侯所射者也凡侯皆以布爲之大射之侯以皮飾其側又以皮爲之鵠謂之皮侯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豕侯蓋士與王之大射則與卿大夫共侯自行大射則辟卿大夫而用豕侯司裘不言豕侯者士自大射之侯司裘不供之故也大射儀諸侯之禮有大侯參侯豕侯大侯君所射之侯即熊侯也參侯參於大侯豕侯之間即麋侯也司裘諸侯惟二侯蓋畿內之諸侯降避天子也大射儀用三侯畿外之諸侯遠於王得伸也然其

三侯無虎侯而有豸侯則亦降於天子也賓射之侯畫以五采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鄉射之侯畫爲獸形謂之獸侯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燕禮若射則用鄉射之禮是燕射鄉射之侯同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謂侯此等語皆難信王氏應電曰矢之所至以張侯之地爲侯古文作𠄎象矢集於布之形侯侯二字皆從人而諧医聲人在上作侯又加人在旁作侯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爲諸侯耳愚謂自冠義以下七篇疑皆漢儒所爲其辭義頗淺近而此篇與鄉飲酒義尤多附會牽合之說○孔氏曰此一經釋射之義及鵠與侯之文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釋文與音預紕勅律反

鄭氏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孔氏曰前經已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言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又重言也前經貢士云容體比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射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澤是宮名於是宮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爲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間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

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嚮之取也於圃中勇
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
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
矢云澤共射楛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
之是於澤中射楛質而已又鄭註司弓矢云樹楛以爲
射正射甲與楛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
讓也愚謂澤澤宮也辟雍謂之澤以其雍水於邱也澤
宮近辟雍爲之故亦謂之澤國家禮射之外又有主皮
習武之射而大夫士之大射又或假於學校以行其禮
不欲其雜擾於學士弦誦之所故於學宮之旁別規寬
間之地爲澤宮以習射天子諸侯皆有之若魯有矍相
之圃是也射宮東序也天子將大射則其與於禮者先
於澤宮預習之然後天子於射宮親行其禮也餘辨已

見上文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
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
食之謂也

釋文弧音胡蓬步
工反飯扶晚反

鄭氏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
卜食子也孔氏曰此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生而有爲
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
射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射畢用穀
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方氏慤曰人爲之
射以射人代之而已愚謂射人代之射者世子生之禮
若大夫士之子則亦家臣隸子弟之屬代之與用穀謂
食子也人莫不飯食其初生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飯
食以示爲人者必能治天地四方之事而後可以飯食

下射字 欽定義疏本陳氏
集說本皆無疑此後所

也然則其所以責之者重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

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反求石經
作求反

陳氏澹曰為仁由已射之中否亦由已非他人所能與

也故不怨勝已而反求諸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

君子釋文爭爭鬪之爭揖讓
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

下降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言升堂而射射畢而降及

眾耦皆射畢而勝飲不勝者皆有揖讓之禮也大射儀

司射作上耦射出次揖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比

面揖及物揖此升時揖讓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此

下時揖讓也勝者之弟子洗解酌奠于豐上三耦及眾

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射升堂卒

解揖與此飲時揖讓也朱子曰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

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釋文正音
征夫音扶

○鄭註發
或為射

鄭氏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

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桔也桔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

也又曰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大射
儀註孔氏曰

畫布曰正賓射也棲皮曰鵠大射也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釋文的丁
歷反養如

字徐羊尚反○
鄭註爾或為有

鄭氏曰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辭見養也愚謂此引詩以明射者之所以求中者非欲求勝於人也特欲辭見養爾亦君子無所爭之意也

燕義第四十七

別錄屬吉事

此釋儀禮燕禮之義也古者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饗食禮重而體嚴燕則禮輕而情洽有燕來朝之諸侯者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諸侯相朝亦有之有燕諸侯來聘之臣者聘禮燕羞俶獻無常數此諸侯燕其聘賓也天子於諸侯之使臣亦有之有君自燕其臣子者鹿鳴之詩言燕樂嘉賓之心有駝之詩言在公載燕是也有燕其宗族者行葦之詩燕父兄宗族及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而燕之者王制養

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儀禮燕禮乃諸侯燕其臣子之禮而其記又兼及於燕四方之賓其餘禮則不可得而考矣陳氏祥道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爲燕者非自爲主也故曰王燕飲則爲獻主於大僕見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也故曰王燕則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也故曰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飲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其歌舞節奏皆不得而詳至諸侯燕禮則邦國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與恩好之相交明嫌疑而不瀆別貴賤而不亂所謂禮讓爲國者於此可想見

焉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釋文卒依注音倅七對反下游卒同大子音泰卒伍子忽反弗正音征

庶子官周禮夏官之諸子也諸庶皆衆也此官掌公卿大夫士之子因以名其官公卿大夫士適庶之子非一故曰諸子亦曰庶子也諸侯謂畿內之諸侯爲王朝公卿者也卒周禮作倅副也庶子之倅謂公卿大夫之衆子爲適子之副貳者也戒令卽下文致於天子之事也教治卽下文脩德學道之事也別其等謂別其材藝之

優劣也正其位謂正其位序之高下在朝則尙爵在學則尙齒也大事謂若大祭祀及征伐會同之事也國子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公卿大夫之適子則師氏保氏及大司樂之屬教之其政令教治與別等正位之事非諸子之所掌諸子所掌者獨其倅耳至有事而致於天子則適庶之子並庶子率之故上云庶子之倅而此變言國子見不徒率其衆子而並率其適子也有甲兵之事謂軍旅之事從天子而出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謂將帥也司馬弗正謂國子別屬於天子司馬不得以軍事役之也國之政事謂力役甸徒追胥之類也存猶留也國有用民之政事國子之倅存留不用使得游暇無事以脩其業也國子之倅不用則國子可知獨言其倅者亦據此官之所掌者言之也德德行道道藝也合

聚也聚之而考察其所業也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
教以詩書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則國學
亦春秋習射可知於春言學於秋言射互相備也考其
藝謂考其德行道藝也獨言藝者舉輕以見重也藝優
則進之而與俊選同升藝劣則退之而仍歸於學也此
節皆周禮諸子職文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下文諸侯
燕禮之義以下者是也此諸子職之文與燕禮本無所
當蓋後人因篇末有獻庶子之事誤以卽庶子之官遂
引此冠於篇首耳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
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
立莫敢適之義也

釋文鄉許亮反適音敵大厯反本亦作敵

諸侯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之禮也蓋君臣之分雖嚴

而上下之情不可以不通故無事則相與燕飲爲樂以
通上下之情而臣有征伐聘問之事還歸其國則亦爲
特舉此禮若四牡勞使臣出車勞還帥是也諸侯燕禮
之義此一句總目一篇之事以下皆引儀禮之文而釋
之也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此君視燕朝之位也爾揖
而進之也卿大夫初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爾卿者君揖
卿使進卿皆西面北上也君又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定
位者卿西面大夫北面者乃燕朝之常位故揖之使進
以定其位也居主位者阼階上乃主人之位也燕禮雖
別立主人然君自居主位膳夫特爲之行獻禮耳君獨
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君旣命爲賓者揖卿大夫升就
席是時賓及卿大夫皆未升故曰獨升言無與偕升也
曰特立言無與偕立也以君之尊莫敢與之匹敵故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釋文亢苦浪反，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為于偽反。

宰夫膳夫也。周禮膳夫職王燕飲酒則為獻主，檀弓杜蕢曰蕢宰夫也。而左傳言膳宰屠蒯則知宰夫即膳夫。非周禮天官之考也。為獻主使之為主而獻賓也。飲酒之禮必立賓主以行獻酬。君燕其臣不自獻而使宰夫者，君之意匪曰吾之尊不可屈也，特以臣不敢與君亢禮。若君自為主則賓將踧踖不安而非所以為樂矣。故使宰夫為獻主則可以盡宴飲之歡，體賓之心也。公四命之孤也，卿上大夫也。燕禮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為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為賓。蓋燕禮之為賓者勞故。凡燕皆不以所為燕者為賓，優之也。然所為燕者雖或有公卿

大夫之不同而所命為賓者則必大夫。蓋公卿已尊，又加以為賓之尊，則疑於君而無別也。賓乃臣子，君降一等而揖之者，以其為賓而禮之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釋文稽徐本作詣音啟以道道之並音導。

君舉旅於賓謂舉旅酬之爵於賓，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觶於公公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是也。蓋君以

臣不敢與亢禮故使膳宰獻賓然又以爲未足以盡已之情故於大夫之媵觶而親舉以酬賓也君所賜爵謂君爲卿舉旅爲大夫舉旅爲士舉旅君所取之觶皆唯君所賜也賓受君舉旅及諸臣得賜爵者皆降再拜稽首君辭之乃升成拜臣必拜於堂下者所以敬其君臣之禮當然也君於臣之拜必答之所以敬其臣君之禮當然也上不虛取於下謂取之必有以報之也上用足而下不匱者寧也上下和親而不怨者和也寧由禮而生故曰禮之用也此因君答臣拜而見上不虛取於下之義因推之以明爵祿之道又推之以明取民之法皆以明上之與下分雖不同而其報施往來之義如此是以情無不通而惠無不浹也呂氏大臨曰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拜受爵君皆答拜

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禮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楊氏復曰公取媵爵以酬賓此與尋常酬爵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觶以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釋文差初宜反

上卿謂三卿也小卿大夫之上若司徒下之小司徒司馬下之小司馬也燕禮不言小卿之席大射儀卿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則燕禮亦當然卿與小卿之席不

相屬而曰小卿次上卿者以尊卑之次言之也賓席牖
間最尊上卿在賓東近君次於賓小卿在賓西又次於
上卿也大夫次小卿者大夫又在小卿之西也士庶子
以次就位於下者士初入在西方東面既獻立于東方
西面燕禮不言庶子之位此言士庶子以次就位蓋其
初入及既獻後之位皆在士之南與獻君君舉旅行酬
者燕禮獻賓後獻君次酬賓賓奠觶於薦東下大夫二
人舉觶於公公取大夫所勝觶以酬賓此君爲賓舉旅
也卽前云舉旅於賓賓降再拜稽首是也獻卿卿舉旅
行酬者主人獻卿於西階上畢二大夫勝爵如初公又
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此爲卿舉旅也獻大夫大
夫舉旅行酬者主人獻大夫於西階上辯工入升歌三
終獻工公又取奠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爲大

夫舉旅也不言獻小卿者小卿亦大夫此獻大夫中兼
有小卿也獻士士舉旅行酬者脫屣升坐之後主人獻
士於西階上辯又獻旅食賓勝觶於公公取賓所勝觶
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
以旅於西階上此爲士舉旅也獻庶子者主人獻庶子
於西階上也此節言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及言獻庶
子皆謂庶子官所掌之庶子非謂庶子之官也不爲庶
子舉酬者庶子卑也牲體卽俎實薦謂豆及籩羞謂庶
羞也按燕禮公與賓以下皆惟一籩一豆又燕禮記唯
公與賓有俎燕牲用狗故自卿以下皆無俎以牲小故
也又燕禮獻大夫辯乃羞庶羞是庶羞不及士以下也
公與賓薦俎庶羞備有卿大夫有薦羞而無俎士以下
又無羞唯薦而已是其等差也席有尊卑獻有先後饌

有隆殺此皆所以明貴賤也呂氏大臨曰貴貴之義不行亂之所由生也燕禮於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

禮記卷六十終

邑後學項詒澁校

禮記卷六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聘義第四十八

別錄屬吉事

呂氏大臨曰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聘義者釋聘禮之義也愚謂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也古者諸侯同在方嶽之內而有兄弟昏姻之好者久無事則相聘焉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而三等之國其出聘之卿介有多少主國所以待之之禮亦有差降聘禮經云五介又云及竟張旜是侯伯之卿大聘之禮也故此篇言以圭璋聘又

言出入三積之等亦皆據侯伯之禮言之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釋文傳文專反

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質謂正自相當孔氏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則五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可知也愚謂首言聘禮亦總目下文之事也介紹而傳命以下明所以賓必有介之義也紹繼也介紹而傳命謂陳列衆介相繼而立而後傳聘君之命也兩君相朝主君迎於大門外各陳擯介擯傳主君之命以請於介介以告於朝君介又傳朝君之命以告於擯擯以告於主君司儀謂之交擯謂擯介傳辭相交也若聘賓則主君迎於大門內上擯出請事而賓與上擯相對傳命司

儀謂之旅擯謂但陳列擯介而不交辭也旅擯之禮介雖不傳辭然亦繼賓而陳列故曰介紹而傳命也質謂質慤也禮以文爲敬若傳命之時不用衆介則過於質慤而非所以爲敬矣故介紹而傳命乃聘賓所以致敬於主國也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是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氏曰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孔氏曰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敖氏繼公曰於賓入門左而揖參分庭一在南而揖

又偕行至參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揖也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愚謂三讓而后傳命者賓見主君使上卿請事不敢當而讓之三讓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宜曰辭而曰讓者辭讓亦通名爾按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是始而請事繼而納賓者惟上擯而承擯紹擯未嘗出也然則謂讓主君陳擯者不然矣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入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擯者納賓於此時而賓與擯者三讓也凡賓主相與入門皆主先入以道賓三讓者擯者以先入讓賓賓三讓然後擯者先入而賓從之也按聘禮賓入門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若讓廟受則與公每門每曲揖時當讓若至廟門則蚤知其當廟受不必讓矣

故知讓非讓廟受也三揖而后至階者賓與主君相與揖也賓入廟門時公先立於中庭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前二揖公立於其位而與賓揖後一揖公乃與賓偕行而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賓與主君讓升也凡升階亦皆主人先升而賓從賓與主君將升主君以先升讓賓賓三讓而后主君先升也凡此揖讓之禮皆聘賓所以致尊讓於主國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聘禮皆無此文不備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釋文竟音境勞力報反况本亦作貺

孔氏曰君使士迎于竟謂主君使士迎客于竟聘禮賓及竟張旆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者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

勞此大夫郊勞者卽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者按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者所以致敬於聘君愚謂上言敬之至賓之敬也此言敬之至主君之敬也

合結上文三節之意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釋文

覲大應反雍字又作饗餼許既反還音旋賄呼罪反字林音悔食音嗣

鄭氏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孔氏曰承擯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按聘禮註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已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謂私以已禮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覲私以已禮見主國之君也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按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

例也聘禮註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註云私面私覲也又以私面爲私覲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覲故以私面爲私覲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以其乘馬八匹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見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饗餼者謂主君使卿致饗餼於賓館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是也牲殺曰饗生曰餼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還玉旣畢以賄贈之聘禮云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紘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君親

禮賓賓用私覲及致饗餼饗食之屬或主人致敬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饗食之屬使人延賓於館主君親待之是賓客其使人也主君或不親饗食使人致饗致食及致饗餼還圭賄贈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呂氏大臨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擯有三者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卽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敖氏繼公曰承紹者皆有爲之先之辭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於上公則五人於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爲差也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已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於天子也此擯

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愚謂大行人上公九介而王之擯者五人侯伯七介而擯者四人子男五介而擯者三人則擯用介數之半蓋以示其自降於賓之意亦所以爲謙讓也王待諸侯之禮如此則諸侯於朝聘之賓可知上公之卿七介則主國之擯者五人上擯一人承擯紹擯各二人也侯伯之卿五介則主國之擯者三人上擯承擯紹擯各一人也子男之卿三介則主國之擯者二人上擯承擯各一人而已聘禮乃侯伯之國使卿大聘之禮故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三人也於君言覲者尊辭也於臣言面者質辭也致饗餼兼有醢醢簠簋米禾薪芻之屬獨言饗醢者以牢禮爲重也圭所以聘君璋所以聘夫人典瑞瑒圭璋璧琮以類聘是

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問諸侯朱纁纁八寸此謂上公之禮也上公問諸侯纁八寸則圭亦八寸降於其命圭一寸以此推之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用璧當四寸也賄謂於還玉之時而賄之聘禮賄用束紡是也贈謂賓出舍於郊而贈之聘禮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是也賄所以答其聘贈所以答其私覲也饗禮今亡食則公食大夫之禮是也燕則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是也凡此諸禮君之所致於賓及賓所致於主國之臣者皆所以明賓客之義也君之所致於賓而差降於其君及賓所致於主國之君者皆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

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釋文此必履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孔氏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曰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間無事故稱殷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呂氏大臨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聘禮所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也先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好必求䟽數

之中故比年小聘二年大聘也使之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使之不安於媮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自而作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士大夫此兵所以不用天下之所以平也禮之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曰圭璋也尊璋圭之類也按疏云尊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玩孔意宜作尊璋圭之類也而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今註疏皆作圭璋誤倒之耳

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遙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
爲輕財者財可遙復重賄反幣是也孔氏曰既聘之後
賓將歸時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
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質惟玉而已璧琮
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其圭璋之玉重其
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
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
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
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
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
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愚謂圭璋
無藉但以行禮璧琮加於束帛用爲貨財聘君用圭璋
以聘而璧琮但用以享主君於聘賓將歸還其圭璋而

璧琮則留之此皆輕財重禮之義上但言重禮者文省
也此圭璋乃琢圭鄭氏乃以圭爲瑞者琢圭亦琢刻象
瑞圭故曰圭瑞也此據侯伯之禮故云以圭璋聘若子
男則聘君用璧聘夫人當用琮而其享當用琥璜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
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
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
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
侯務焉爾

釋文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
乘繩證反一食一本又作壹食音嗣

孔氏曰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
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也此謂上公之臣若侯
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

客則三積註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聘禮是侯伯之臣
故文無致積也聘禮致客有饗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
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
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
陳於內也按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
設于門西西陳芻薪倍禾鄭註薪從米芻從禾乘禽乘
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
有餼牢者鄭註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饗餼五牢爵
大夫也則飧大牢饗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饗餼大
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
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愚謂積
謂芻米之屬所以供賓道路之需者出入三積謂入與
出皆三致之也此記皆據聘禮釋之而聘禮乃無致積

蓋有闕文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又云侯
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則五等之臣爲客皆有積可知矣又周禮大行人上公
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則諸公之臣三積侯伯
之臣二積子男之臣一積也餼客致饗餼於客也乘禽
日五雙謂聘卿也按周禮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
伯日七十雙子男日五十雙與此乘禽五雙之數相懸
者蓋掌客五等諸侯相朝惟上介有禽獻其次介以下
蓋朝君以其乘禽分賜之主國不特致故君之乘禽多
此聘禮羣介各背禽獻故聘禮記云宰夫始歸乘禽日
如其饗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故聘賓之乘禽少也羣
介皆有餼牢者聘禮上介饗餼三牢士介四人皆餼大
牢是也時賜謂四時新物以時賜之卽聘禮所謂俶獻

是也。厚重禮言聘禮重，故所以待賓者豐厚也。聘禮之用財如此，其厚他事不能皆然。是用財不能均也。然聘禮所以用財之厚者，盡用之以行禮也。禮有所不可闕，則財有所不容惜。務行禮而不惜已之財，則必不欲犯非禮以取人之所有，而內外侵陵之患何自而起乎？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釋文乾音干，莫音暮，齊莊側皆反正，齊如

字解音懈長丁丈反，有行下孟反，治直吏反。○鄭註禮成或曰行成勝或爲陳。

孔氏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謂射禮之先，唯以禮獻酬而不得醉飽也。以正君臣，謂諸侯之射，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謂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所以明長幼之序。愚謂此因聘禮而併明射禮，蓋聘射之禮，禮節之至繁者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者，聘禮也。日莫人倦而不敢解惰者，射禮也。射禮尤繁於

聘故非强有力者不能行聘禮非勇敢者不能行射禮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教化行矣此所以內順治外無敵而國安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釋文珉武巾反字亦作璠爲于僞反與音餘縝音軫一音真知音智劇音九衛反又音已芮反隊直位反又音遂誦其勿反孚依註音浮尹依註音筍又作筠于貧反見賢遍反○孚尹呂氏讀如字○鄭註璠或作玟潤或爲濡孚或爲笈或爲扶

鄭氏曰珉石似玉玉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橐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似忠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相隱翳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呂氏大臨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子貢問玉一章附於聘義之末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

也礪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
莠之於苗鄉愿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
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淳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
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
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
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
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隊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
以謙恭下人爲事故曰禮也凡磬滯濁而韻短者石也
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
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訕然所謂玉振
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於皦如以成歌者
止如橐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訕
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

洞炤乎內外瑕瑜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
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中謂
之孚也信也尹或訓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蘊於內而達
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爲浮以尹爲筠
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其音旣悉有改義亦無
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其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
虹也韜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如
君子之達於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
德也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
達而已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爲物
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
不貴者道也愚謂分而言之則爲仁爲知爲義爲禮樂
爲忠信合而言之皆德也天地以言其德之著見於上

下道以言其德之見用於人故曰君子於玉比德焉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別錄屬喪禮

鄭氏曰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孔氏曰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言喪服之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毀曰訾愚謂體天地者言本天地以爲體猶體物不遺之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天理之所當然此言凡禮由是四者而生蓋五禮之所同也下文乃專以喪禮言之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陰陽相干則天道失吉凶相干則人事悖故居喪之衣服容貌飲食居處皆與吉時不同者取則於陰陽也上文言禮由天地四者而生此下二節惟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天地者蓋陰陽四時皆天地之用而人情之至亦莫非天理也言陰陽四時人情則天地在其中矣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釋文知音智

鄭氏曰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喪有四制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

於禮量事度宜非知不可也愚謂天有四時或生或成
因乎物之宜者也喪之四制或隆或殺隨乎事之宜者
也有親屬而服之者謂之恩本非親屬因義理之宜而
服之者謂之理立其制限謂之節酌其變通謂之權服
之出於恩者由性之仁爲之也服之本於理者由性之
義爲之也服之有節限者由性之禮爲之也禮者天理
之節文故於服能制其節限也服之有權宜者由性之
知爲之也知能知事理之所宜故於服能酌其權宜也
仁義禮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其道不外乎此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釋文爲于僞反

衰七雷反

喪之正服皆以恩制而恩莫重於父故特以父言之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

者也

釋文治直吏反揜于檢反斷丁亂反

鄭氏曰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呂

氏大臨曰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

君敬愛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爲父斬

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爲君斬衰尊尊之至也

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愚謂門內之服自義率祖而殺極

於三月自仁率親而加隆於三年是恩重而義輕也故

曰恩揜義蓋恩莫隆於父而凡爲義者莫得而奪之也

門外之服以恩制者不過旁親之期功以義制者極於

至尊之三年是義重而恩輕也故曰義斷恩蓋義莫重

於君而凡爲恩者莫得而並之也資藉也事君之敬同

於父故其服亦同於父所謂方喪三年也上以理對恩

言此以義對恩言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名也喪之義服皆以義制義莫重於君故特以君言之

三月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

也以節制者也 釋文期音基

鄭氏曰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鼓素琴始存樂也愚謂三月而沐者三月而葬既葬而虞始得沐浴也直衰謂斬衰之喪用苴麻為衰也衰特喪之所服而已喪畢則將除之故雖敝而不補墳特葬之所封而已既葬則無所事故雖庠而不培素琴琴之無飾者也祥之日得鼓素琴而子路譏朝祥暮歌者琴之聲出於器歌之聲出於口內外之別也終盡也孝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為限示民有終盡之期也不以死傷生者所以

節其哀之過告民有終者所以節其時之過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髻偃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反擔是豔反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後起扶或作杖○鄭註髻或為免

釋文為于僞反齊音咨見賢遍

鄭氏曰擔假也賈氏公彥曰父在子為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愚謂以一治之者欲使其尊歸於一以統治之也杖本為爵者設蓋有爵者德必厚德厚則恩深恩深者其居喪必病故須杖以扶之也天子七日而殯殯而

成服故七日授士杖若諸侯則大夫士皆以五日而杖也喪服傳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蓋爲喪主者假杖以表之故雖無爵而杖庶人之適子爲父母是也體病者須杖以輔之故雖非主而杖衆子爲父母是也婦人謂女子之未笄者童子謂男子之未冠者童子未能惇行孝弟故於喪未能病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不言而事行故待人扶而后起謂可以極其病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大夫士言而后事行故但須杖扶而起其病稍淺也面垢而已者謂庶人也庶人無人可使身自執事而後行雖有杖而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其病又益淺也秃無髮也鬢露紛也男子免而婦人鬢偃背曲也跛足廢也人之愛其父母一也而父在則母之服屈而爲期此權乎分

之尊卑而制之也爲君皆杖有爵之所同也而或三日而授或五日而授或七日而授此權乎恩之淺深而制之也爲父母皆杖以其無不病也而婦人童子以不能病不杖此權乎年之長幼而制之也成人皆杖以其無不能病也而或扶而起或杖而起或面垢而已此權乎位之尊卑而制之也喪無不鬢而秃者不鬢權乎其無可鬢而制之也喪無不袒而偃者不袒權乎其不便乎袒而制之也喪無不踊而跛者不踊權乎其不能乎踊而制之也喪不飲酒食肉而老病不止酒肉權乎其不可以卻酒肉而制之也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呂氏大臨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此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於無窮則賢者過

之不肖者不可繼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
申則無等差施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所不能
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
權制者也愚謂服之大端親親尊尊而已由二者而為
之制限則為節由二者而酌其變通則為權節與權即
寓於恩與義之中而輔之以行恩與義者其經而節與
權者其緯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

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

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

釋文解佳買反期音基殺色戒反

此申言以節制之義也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水

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

寢不說經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

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

居喪也期合乎中者也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

節斯斯之謂禮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

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

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

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

臣下也

釋文諒闇依註讀為梁鶴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孔安國讀為諒陰衰色追反復扶又

反文如字徐音問

諒闇書作諒陰朱子以為天子居喪之名孔氏曰諒信

也陰默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鷄之

鶉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未知孰是百官備

百物具者不言而事行此天子居喪之禮也後世禮廢
王者或不能行高宗復行古禮而殷道以興故書紀其
事而善之言不文謂士大夫居喪言而後事行者故不
能無言但哀痛不爲文飾耳此孝經之言而記者引之
言臣子喪禮與人君異又以申言以權制之義也鄭氏
曰言不文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
而不議總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釋文唯余癸反齊音資本又作齋

鄭氏曰此謂與賓客言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
謂先發口也愚謂此因上文言居喪不言而言五服之
喪其哀見於言語之間而遞殺者如此亦以節制之義
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二
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
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釋文衰七雷反菅音茲粥之六反期音基

比毗志反知音智本亦作智弟弟上音悌下如字

繩纓斬衰冠之纓菅屨斬衰之屨也爲母則布纓疏屨
獨言繩纓菅屨者舉其重者也三節者謂三月而沐期
而練三年而祥蓋喪以旣葬旣練旣祥爲變除之大節
也比終茲三節者謂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比於三
節之終而能哀禮之交盡也能終茲三節者惻怛疾痛
傷腎乾肝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襲含斂殯之具
虞祔練祥之儀變除輕重之節賓客弔哭之文無不中
乎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篤於情而又足以勉

乎其文有其始而又足以要乎其終非強者之志氣堅毅則不能也以二者爲本而治以禮以爲之節文正以義以適乎事宜居喪而能如此則其孝可知矣本事親之孝而推之以事兄則爲弟無不弟本事親之孝而移之以事夫則爲婦無不貞故曰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上言五服之哀不同此又歸重於父母之喪以結之蓋喪服以恩爲主而恩莫隆於父母故父母之喪雖以恩制而仁義禮知莫不備於是焉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人道莫重於是矣

禮記卷六十一終

邑後學項詒湜校

尚書顧命解

瑞安孫希旦撰

此篇注疏及蔡氏集傳之說多所未安希旦少嘗讀而疑焉蓋二十年于茲矣近因亭林顧氏之說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乃若頗有以得其義於是徧考經解諸家之說則見其與注疏蔡傳初無以異惟薛氏吳氏於受同之說則希旦所自幸以爲得之者而二家已先言之焉至於他文尚沿舊義爰以鄙見竊爲疏解以俟後之君子其中文義易曉及蔡傳之所已得者則不復出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冕服衮冕之服也覲禮曰天子衮冕負斧辰則此發顧命服衮必矣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

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此玉几卽設於黼辰之前次席之上者但言玉几者文略也大朝觀饗射封國命諸侯設黼辰於廟中之牖間此則設於正寢之牖間蓋以天下傳子其事尤大於封國命諸侯而以疾病不能至廟故於正寢牖間之前設黼辰而發命也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者自路門外治朝而召入於路寢也人君每日視朝於治朝退適路寢聽政羣臣亦就治朝左右而治事考工記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是時成王寢疾不能視朝羣臣每日入寢門問疾畢退至治朝治事如常日王將發顧命則召之使入也御事侍御之臣大僕大

右大僕從者之屬也周禮司士治朝之位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時王在寢前南面羣臣之位當與治朝同而其在路門之左右者則立於黼辰之左右與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宏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還者復出而還治事之室也綴衣先儒以爲幄帳蓋設

於黼辰之上者也周禮司几筵及幕人掌次皆不言黼
辰上設幄帳此特設之者蓋以王疾病故與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二千戈謂執干戈者各二人也諸侯之禮以執戈者二
人先天子則又有執干者二人也翼室正寢之室也翼
敬也正寢之室尊嚴故曰翼室延入翼室恤宅宗者迎
入正寢之室坐於尸東西面而爲喪主也喪大記諸侯
大夫士之喪既正尸子皆坐于東方此天子之禮亦必
然孔傳訓翼爲明雖於字義未甚的而以翼室爲路寢
則未有失也自蘇氏解翼室爲左右夾室而後儒皆從
之不知喪自未殯以前主人無頃刻離尸側也豈有成
王始崩而康王乃遠處夾室者哉其誤甚矣

丁卯命作冊度

丁卯者成王崩之第三日也始死哭不絕聲既三日小
斂乃代哭然後命作冊度而以成王之命書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顧氏曰讀顧命之篇見成王初喪之時康王與羣臣皆
吉服而無哀痛之辭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
向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而狄設黼辰綴
衣以下卽當屬之康王之誥自此以上記成王顧命登
遐之事自此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卽位朝諸侯
之事也古之人君於卽位之禮重矣故卽位於廟受命
於先王祭畢而朝羣臣羣臣布幣而見然後成之爲君
春秋之於魯公卽位則書不卽位則不書蓋有遭時之
變而不行此禮如莊閔僖三公者矣康王繼體之君當

太平之時而史錄其儀文訓告以為一代之大法此書之所以傳也愚謂顧氏以狄設黼展以下為康王即位之事此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也越七日者丁卯後之七日殯後之三日也命士須材為葬具也自命作冊度以上言召公受顧命至王崩而書之於冊自狄設黼展以下言康王受顧命而即位獨此節在其間於上下文無所係屬蓋此下必有成王葬事以終此節之所言而狄設黼展綴衣之上又必有康王即位之年月而今皆脫之矣周人殯於西序而下文西序有東鄉之席又有赤刀大訓宏璧琬琰之屬則西序無殯其為既葬之後明矣人君踰年而即位成王以四月崩十月葬又越二月為明年之正月而康王即位也先儒不知此書有脫簡但見狄設黼展綴衣之文上與伯相命士須材之文相屬遂謂召公以成王殯後傳顧命於康王而不知其為踰年即位之禮賴顧氏發明之而其義始白其有功於此經大矣然以經考之即位之禮實行於朝而顧氏乃謂在廟又以受同謂祭先王則亦猶未免仍舊說之誤也

狄設黼展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篔簹席黼純華玉仍儿

狄蓋事官之屬掌張設之事者也孔疏據祭統以狄為樂吏之賤者蔡傳因之然考喪大記及此篇則狄之所掌者為設階出壺設黼展綴衣之屬皆與樂吏無與未可以其名之偶同而合以為一也成王發顧命設黼展綴衣於牖間今將傳顧命故復設此位若成王之親命者然展狀如屏風以其為人所依故謂之依亦謂之展爾雅戶牖之間謂之展蓋戶牖之間乃設展之所故謂之展孔疏乃謂設於展地故名為展誤矣先儒皆謂此象平日見羣臣觀

諸侯之位非也人君朝羣臣或在路門外治朝或在路
寢阼階下不在牖間朝諸侯雖在牖間然在廟不在朝
與此設於路寢之位無與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序東嚮平時燕宗族之位東序西嚮者平時燕羣臣
之位也燕禮公在阼階上此東序西嚮之位也文王世
子曰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公與父兄齒然則公與族
燕不在阼階上之位明矣其爲賓者席于牖前父兄之
位或在賓東或在賓西公與之齒則宜在西序矣西夾
南嚮之位於經記無所見疑齊必居正寢齊必遷坐則
其坐在此與既設席於牖間南嚮以象成王發顧命之
位矣然不知神之所在故於平時在路寢所嘗有事之

位皆設之焉祭統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
道也此之謂也先儒以西序東嚮爲朝夕聽事之位西
夾南嚮爲親屬私宴之位其說皆無所據士相見禮曰
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是人君在堂視事或南
面或西面而不必皆東嚮矣公與族燕則以齒則與親
屬私宴必不南面而以尊臨之矣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
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
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
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此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鬼神之位在西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齊御王册命

麻冕黼裳者三章之絺冕裳有黼黻者也麻冕彤裳者一章之元冕也蟻裳者人君之齊服裳元色而無章者也彤裳降於黼裳蟻裳又降於彤裳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太祝裨冕以告三日見子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而商書伊尹亦以冕服祠于先王蓋大夫士之父父也其尊近人君之父父也君也其尊遠故雖在喪中而假吉服以接神所以抑哀而崇敬也檀弓曰弁經葛而葬有敬心焉此之謂也此王與太保以下皆冕服然皆不用上服而但用絺冕以下又以在哀戚而不敢伸也

蓋古者卽位之禮皆如此而蘇氏乃以爲訾然則伊尹所以祠先王孔子所以答曾子者皆非禮耶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薛氏曰古者大禮冠昏之事皆有祭醮訓戒之辭以謹成人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阼受之先王冠昏受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吳氏曰天子之禮無可攷證今以士禮推之父之命子必醮以酒醮者有獻無酬太保攝王事傳顧命命嗣王亦用酒者如成王之生存命其子也然太保臣也不敢純如父醮子之禮故略用臣獻君之禮有獻有酢也愚謂孔傳謂受同以祭於是

後之說者皆以受同爲祭先王夫喪中固無祭若以爲告祭則亦必有祝以接神又必有告神之辭而此皆無之蓋此爲成王傳顧命於康王而非有所告於成王也何祭之有至蔡傳又以下文之王答拜爲代尸拜此尤謬之甚者借如舊說爲祭亦告祭耳告祭無尸且特牲少牢祭禮尸皆自拜初無俟人代之者解經如此其疑誤後學不亦甚哉蓋此節唯薛氏吳氏得之士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蓋醮之者所以禮之也父將以大事命其子必先有以禮之親迎且然況傳之以天下乎故大保之同所以爲成王禮康王者也太保爲成王禮康王猶士昏禮奠菜醴婦于房中之義也下文云以異同秉璋以酢則知此同之所盛乃鬱鬯王則自圭瓚注之大保則自璋瓚注之者也用酒謂之醮用醴謂之醴用

鬱鬯謂之灌此所行乃灌禮也同之爲器他無所見而獨見於此蓋圭瓚重大不可以祭以飲故注之於同而祭之飲之蓋凡行灌禮者皆然也王再拜者拜受也王拜受而太保不拜送者以此禮特爲成王致之王之再拜非爲太保拜也宿進也灌必設席王旣受同於大保則進至席前也三宿者三受同而進也周禮王於上公再灌而酢侯伯一灌而酢子男一灌不酢此王三受同而後大保自酢則三灌而酢矣三灌而酢者天子之禮也吳氏謂不敢純用父醮子之禮故有獻有酢則非也祭祭酒於地也士冠禮以柶祭醴三此三宿則有九祭矣而曰三祭者據每宿而祭言之也咤者旣飲卒爵而奠之也知王飲卒爵而奠之者以上宗曰饗則王饗此酒可知蓋此酒乃成王之所以禮康王雖在喪亦不敢

不飲士虞禮主人受尸酢亦卒爵也上宗贊王之禮者故告王以饗饗辭不以祝而以上宗又可以見此酒非所以告神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啻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之酢自酢於王也凡獻於尊者不敢煩尊者酢之則自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者太保拜受而王拜送也啻飲至齒也太保之酢所以達康王之意然王與太保俱在喪中哀戚所同故雖受王之酢但啻之而已也授宗人同拜王答拜者太保既啻酒又拜而王又答之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

嗣德答拜

王出在應門之內所謂卽位也位者人君路門外日視朝之位遭喪踰年則就此位以爲臨蒞羣臣之始也不云王出在畢門之外而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則治朝之位

位在畢門應門之間三分之而二在北一在南與古天子卽位之禮見於此篇諸侯之禮雖不可考然由此篇所言推之亦畧可見矣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羨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喪大記曰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時成王之喪未練羣臣尚當在王所而云羣公趨出然則天子之喪羣臣之廬聖室在應門之外與

族孫舉人詒讓校棨

尙書顧命解跋

鏘鳴校禮記集解畢復求先生說經之書於其家得尙書

顧命解一卷顧命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又受黃朱圭

幣之獻宋眉山蘇氏疑焉謂使周公在必不爲此

晁公武之說又本於孫氏而石林葉氏曰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

而然者召公權一時之宜正君臣之分禮之變非禮之失

也止齋陳氏亦以爲召公畢公皆盛德大老豈不知禮蓋

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戴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

公之忠誠則王室幾搖故於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以

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東萊

呂氏同此說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而不知天子諸侯之禮

與士庶人不同天子之禮又與諸侯不同未可援喪服行

冠禮及春秋諸侯之禮推之也葉陳呂氏之說出於達權

是又不免以權謀功利之見求三帝三王之太經大法未必其果有合也且成康之世固周家太平極盛時也又曷爲有不得已而創此非常之禮哉朱子以爲易世授受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此誠千古不易之論矣其言王侯以國爲家先君之喪猶以爲已私喪也則猶未盡卽乎天理人心之安者也康侯胡氏又云是時成王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於是成服而宅憂不知天子七日而殯既殯而成服自乙丑至癸酉凡九日殯已三日矣而猶未成服豈有是哉此皆求其說不得而強爲之辭者也亭林顧氏直謂其中有脫簡詳見日知錄先生讀而韙之又取經文反覆而推究焉而其說加備至於疏解它文補正舊說所未盡者皆由參考禮經得之而益知先生三禮之學通之諸經而無

弗協也刻禮記集解成遂以此卷附於後以廣其傳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至哉言乎余刻是解故又備述宋儒之說於此以俟學者審焉同治戊辰三月族子鏞鳴謹跋

吾鄉孫敬軒先生精三禮學著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藏於家道光癸巳甲午間先伯父雁湖府君與二三同志謀鋟版命先嚴几山府君先事校勘纔畢十卷而兩府君先後捐館咸豐初年先生族子琴西蕞田昆仲於琪爲中表兄弟深懼先業之湮悉心釐訂集貲開雕功甫及半旋遭兵燹板復燬其五六今幸掇拾散亡力完是書琪亦得與校刊之役幸藉手以竟先人未卒之志而又歎文字顯晦有數造物者猶於將成未成之際若故阨之而卒底於成豈非先生一生精力所在有必不可泯沒者哉邑後學項琪謹跋

理為市 知 館